

#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七年二月第一百五十八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February 2017*



158

- 懷念羅門
- 散文詩專頁
- T.S. 艾略特早年詩



# 目錄

## No.158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懷念羅門 3

散文詩專頁 4-7

• 鄭建青 • 章治萍 • 秀陶 • 北城 • 羅簫  
• 聶難 • 韋漢權 • 陳銘華

詩創作

何蔚 距離、回話 7  
魯行 細雨閑花 7  
嚴力 邊界線 三首 8  
妥清德 烏呼圖村 二首 8  
王國良 潮濕的眼神 8  
馬晨洋 秘密 9  
戈三同 樹說 9  
郭靜 空地、底色 9  
毛翰 二十四座奈何橋 10  
桑克 對彌爾頓而言 11  
張耳 短短詩 11  
馮晏 過年、詩人的勞作、暴風雪 12  
張佳羽 這高聳的山啊 12  
遠方 白雲、沒有因為 13  
彭國全 地鐵的笛聲 13  
黃曉平 來海邊的人 13  
達文 筆、詞奴、窗、懸崖 14  
李玥 天涯月色 14  
殷剛 誘惑 三首 14  
冬夢 單雙論、升跌論、黑白論 15  
姚陽輝 冬天來臨、仰望北斗 15  
藍翔 地球儀、金秋、真情吉他 15  
銀髮 墓之凝視 16  
高潤清 憂鬱的鋼索 16  
謝勳 卡拉OK 16  
圖雅 曼谷的烏鴉、牙齒、看中醫 17  
澹澹 穿越、愛、失眠、無言 17  
魏鵬展 腿 二首 17  
戴旺 遲來的春天 17  
楊河山 白楊樹、火車向北行駛 18  
葉在飛 下雨、手術、小偷 18  
顏溶 新年、抖的手 18  
雪陽 一個人的阿凡達 19  
吳懷楚 無題 19

于中 火車 19  
世賓 內心河流的回響、春之聲 20  
老井 漫遊 20  
應帆 南方 20  
西楠 很久以前、飛機上遇見 21  
星子安娜 幸運日子 21  
初雪 四月雪 21  
夏子 信息天光 22  
溫曉雲 七巧節、幸福滋味、心語 22  
楊玲 大海讚、觀景、孤獨的樹 22  
曾廣健 位置、踩、盲人乞丐 22  
曉蘭 雪季 23  
虔謙 呼 23  
阡陌 策馬狂奔、牆外的小黃花 23  
陳葆珍 夜謁林肯墓 23  
關淑媚 冰雕 23  
高岸 海嘯來臨 24  
施漢威 消逝 24  
方壯靈 放逐自我 25  
潮聲 心靜則菩提現 25  
林啟 詩學、一首詩 25  
李斐 看山看水長看人 二首 26  
蔡可風 又創世紀 26  
依雯 一年又一年 26  
白頻 三分秋涼 27

雙語詩

非馬 時差、在佛前 27  
饒蕾 嶄新 28

譯詩

張子清 T. S. 艾略特早年詩 28  
岩子 貝托爾特·布萊希特詩 3首 29

評介

毛翰 從〈自殺的八種方式〉…… 30  
張海瓊 詩的“生存理由”…… 31  
坦雅 時間以詩下錨 33  
趙培民 讀饒蕾詩集《遠航》…… 34  
劉耀中 索緒爾 34

詩訊  
封面

封底裡  
馬丘比丘之晨◎方壯靈

顧問：

非馬 (芝加哥)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夢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約)  
李賢成 (多倫多)  
蔡克霖 (南京)  
資中華 (廣東)  
謝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灣)  
余問耕 (越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吳懷楚 (丹佛)

# 懷念羅門

■項美靜

## 永遠的燈屋

——致羅門荅子

神學院高處的窗子睜大著眼  
死亡之門張著貪婪的嘴  
天使和無常在打賭

弓著脊椎  
背馱一座詩山  
你挺立著  
在天堂與地獄之間

你把耳朵借給了貝多芬  
你眼裡裝滿荅子的影  
你狂了，卻不再咆哮  
你把笑聲留在了黑暗的燈屋

看著上帝嘴角掛著的那抹淺笑  
你也笑了，在探訪者的鏡頭裡  
笑得有些狡黠  
對前來接受洗禮的人

你們是哪裡也去不了了  
我們卻有陽光長照的小窩，你說  
天才推著輪椅上的偉大  
同時舉起勝利的手勢

影子奪門而出  
我怔在那裡  
任十字架穿過心房  
在胸前長成一朵艷紅的花

在一個初秋的晌午  
看，花好月圓  
橫笛牽著豎琴，走向南山

2016.09.01 夜探望羅門和荅子有感



名畫家席德運畫作 30x25公分  
(羅門畫像)

詩人羅門本名韓仁存，1928年  
出生。出版作品包括《曙光》、  
《死亡之塔》、《羅門詩選》、  
《我的詩國》、《羅門散文精選  
》及《長期受著審判的人》等數  
十餘冊。曾獲台灣教育部詩教獎  
、中山文藝獎等獎項。2017年1  
月18日辭世，享壽90歲。

■冬夢

## 悼詩人羅門

燈屋的門關上  
您說  
要帶著詩離開

在詩中飛行  
既然累了  
那就停下來吧

\*2002年拜訪臺灣詩人羅門、  
荅子伉儷於其燈屋，並蒙贈詩集  
《在詩中飛行》。生前羅門前輩  
為我的詩集《十根手指咬出一種  
痛》扉頁題字。

## 羅門走了……我的心情

■方明

羅門走了，我沒有哭泣，只有淡淡  
絲連的哀傷，因為平日有不少時間彼  
此相處。

最近與荅子通電話，他說了一段很  
有智慧的話：“所有詩人都會暫時離  
開詩，去做別的事情，只有羅門終身  
守着詩，就憑這一點，羅門其他行徑  
都值得原諒”。

羅門燈屋也熄滅了。自數年前至最  
近半年，羅門一直私下希望說服我接  
管燈屋（附件），我拒絕了。我對燈  
屋貴重文物毫無興趣，此非關清高，  
飄泊的際遇讓我知生命的本質是什  
麼，我對羅門說：“向我述說一些你  
與荅子的愛情故事，詩觀念，以及日  
常生活飲食習慣，對我是更重要的收  
穫”，最後我接受他的〈紙寫〉之贈  
予而非實物，故我擁有最完整羅門與  
荅子的詩、愛情軼事、生活習慣等真  
正珍貴的資料，而非世俗眼裡文物，  
等待有閒時將這對詩壇伉儷的趣事傳  
於文字。

道生療養院是羅門的生前最後棲息  
地方，羅門很滿意這地方，還好，那  
是我給他找到的，那天我載着羅門與  
荅子入住療養院時，才發覺詩人碧果  
宅居附近，我便去電請他過來，時值  
午休，他要小憩未至。入住登記時我  
簽名擔保成為羅門與荅子的“家屬”  
，也許彼此是緣份的“家屬”吧。

2017年1月23晨

博物館的存在與傳奇 羅門  
世界著名獨創性的博物館  
「博物館」詩國國府的「自宮」  
羅門荅子在世時是館長，  
由羅門荅子規畫一切作策與活動，  
方明是執行長助理相關事務。  
羅門荅子去世後是永連的榮譽館長，  
方明是繼承羅門荅子的館長繼續  
羅門荅子生前對「博物館」與「自宮」  
的理想觀念不斷努力的推進以期使  
「博物館與自宮」進程以永恆的歷史  
之境，受世人關注與重視。  
我愛我六十年辛苦流汗血得到的「自宮」

## ■鄭建青

### 觀鶴的一種方式

從成田機場外幣兌換窗口旁的小碟裡取得的一隻彩鶴夾在一本日本俳句集裡，一晃有三年了。只到今天忽然想要比較松尾芭蕉那首著名蛙俳的幾種英譯，從書架上取出俳句集時，才發現紙鶴如囚鳥在靜靜等待放飛。遂放棄聽那隻老蛙的撲通和鼓譟。我小心翼翼把紙鶴還原成一張折紙，一張糖紙般大小的折紙。再邀妻子根據折痕把折紙復生為一隻彩鶴。接著，我們裁了一百張彩紙折成紙鶴。一天下來，在朝西的窗口掛起十串彩鶴，在夕陽斜照中閃閃撲翅。

### 丹頂鶴

在報紙上曾讀到一篇短文，說丹頂鶴只接受自由戀愛，一旦結為佳偶，愛情便至死不渝。如果一隻先亡，另一隻便終生為寡或為鰥。還讀到一篇報道，說在黃河中游的河南，發掘出一支用丹頂鶴的翅骨做的笛子。這支有九千多年歷史的笛子保持完好，且能吹出音樂。我想，用翅骨做成的笛子在九千年後還能吹出音樂，也許真是能象徵丹頂鶴的堅貞愛情。倘若人一如丹頂鶴對愛情忠貞不渝，也許時下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夫妻反目、家庭破裂、包二奶二爺、養小三小四等社會醜惡現象了。只可惜人終歸不是丹頂鶴。當然，這人指的是飽暖思淫慾的那一類。

### 1953年6月賓夕法尼亞州 青山農莊的一個早晨

賽珍珠站在窗前靜靜欣賞黎明時分的山野景色。那山那田野在朦朧的晨色中漸漸浮現成一幅畫，一幅千百年來中國畫家鍾愛的畫，一幅她童年記憶的畫：

白鷺  
單腳佇立  
沉思

此時此刻此情此景，她感謝上天，在她的眼前，她的田頭，她的心上呈現出如此心儀的一幅畫。

## ■章治萍

### 植物短章

#### 蘭花雙葉草

你讓我又驚又喜。蠻漂亮蠻漂亮的一雙拖鞋，鞋面繡著鴛鴦，不曉得打哪一天起，她以此為傲，漸漸地開始目中無人。

甚至，她盼著一位十全十美的小伙子靠近她，做她永久的奴僕……

但是，一場平平常常的暴雨，就打落了似乎也沒有錯誤的痴心妄想。

#### 簽名樹

你太圓滑，經常與荒唐聯繫到一起。你讓所有光臨你一手操辦的登基大典暨葬禮的人留下尊姓大名。這是標榜你的功績呢，還是傳記你的德行？

要明白，大多數賓客是知道的：恰恰是你扼殺了自己的母親！

#### 攀援莖

你順著他人的莖幹高高地攀援啊攀援，翹著二郎腿或者其它的英姿為明天做著美夢。

哎呀，你能否變得自知自明一些呢！那些“變根”倒還聽話，向“自力更生”邁了一步，但不夠努力，還是失敗了。

至於你，更加的該死。

#### 非洲紫羅蘭

的確，你好紫啊，紫得泛藍，欲滴。

我輕輕地採擷下你那片最紫的葉子，晨曦裡安放在詩人的碑前，於是，一株新的健康的紫羅蘭從此誕生！

——這是一個多麼天真的童話，還是一段殘酷的現實。

#### 木麻黃

桐花在倒春寒中毅然含笑鼎放，你又在火山灰中奇跡般地昂然生長……

你不擇季，也不擇地，誰給了你當初的野性，還是你給了野性新的內涵。

我覺悟了：往往，植物與人一樣。

2017年1月寄自江蘇無錫

## 病中乙輯

### 五、鳥歌

跨年之間，陰雨連綿了幾日，這可是 L. A. 很難得的景象。今早放晴，心情不禁為之一亮。廊下我坐在輪椅中，曝身在暖洋洋的日光裡，對街是一片六、七幢低矮的公寓屋，每幢之間盡是高過屋頂的長綠樹，樹梢轉來一陣陣不絕的鳥歌

鳥歌賞心悅耳，但不可細究。無知如我，細究起來，更是自尋煩惱。自書本上知道百靈、黃鸝、雲雀都是善歌者，但它們各自長像如何，唱腔怎樣卻不能識別，更別提它們歌唱的內容及意義了。雖云徐文長能通鳥語，但想來 L. A. 的鳥一定唱的是英文，徐可能也不懂吧

### 六、無聊

有幾天醒得過早，睜眼躺著，百無聊賴，倏忽之間不禁巡思起有關數字的成語來，從一開始

一元復始，一身是膽，一成不變，一竅不通，一塌糊塗，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二八佳人，二分涇渭，二人一心其利斷金，二世為人，二人轉，二進宮

三生有幸，三足鼎立，三羊開

泰，三心兩意，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三思而後行，三字經，三反五反，三腳貓

四季花開，四面八方，四進士，四海為家，四書五經，文房四寶，四大金剛

五湖四海，五子登科，五心不定，五鼓斷魂，五嶽三江，五穀豐登，五臟六腑，五官不正

六畜興旺，六親不認，六月雪，六軍不發

開門七件，七夕，七仙女，七上八下，亂七八糟，七手八腳，七擒七縱

八仙過海，八面玲瓏，八段錦，八方風雨，八大錘

九霄雲外，九死一生，九曲十八彎，九州風雲

十全十美，十足赤金，十月懷胎，十年磨一劍，十室九空

百步穿揚，百發百中，百戰百勝，百家姓，百子千孫，百萬雄兵，百年好合

千家萬戶，千金難求，千奇百怪，千秋萬世，千言萬語

萬國來朝，萬世流芳，萬里長城，遺臭萬年，鵬程萬里

億載金城

L. A. 2017

## 在科爾沁大地上

成吉思汗最精銳的“豁兒臣”，把部落的魂種在這片水草肥美的草原上。最著名的弓箭手們，固守這“七省通衢”的聖地。作為“忽必”的份子，這是布哈圖哈薩爾的榮幸，也是這片土地的榮幸。

這裡“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沙坨子，堆積著歷史的豪邁與歲月的滄桑。老哈河與西拉沐淪河的濤聲拍岸，錚錚！回蕩在華夏的正北方。

草甸子是沙地盛開的春天，是千萬年的塵埃掩蓋不住的初心。蒼狼大地，綠蔭如蓋。我要用怎樣的畫面才能留住這曠世的遼闊。

哲里木山，提一盞月，照亮記憶深處的靜美。有夢導航。氈房裡有多少深情的目光，把溫暖和煦的明天遙望。酒杯裡的盛世，漾一派江山無限。

風，在科爾沁唱著一首首悠揚的牧歌。牧場固有的豪邁，屹在黃昏的套馬桿旁。牧歸的塵煙，染舊了暮色中的經卷。似硝煙鐵騎，那年……

在科爾沁，善良淳樸的人們崇尚榆樹，廣植於廟宇、敖包四周，或王謝堂前，或百姓院落。品其堅韌、厚重、豁達的胸襟。瀟瀟風雨中，獨傲其粗獷、真誠。雕琢賞閱。紋理蒼勁，撫之心動，如歲月之容顏。

風舞葦叢，沙縷悠長，執著的黃柳，被左一場雨右一場雪詩畫了歲月。時間的久遠已不再重要，深深的河床，淘走了多少愛恨情長。馬背上的鞭影，把餘暉裡的心事拉得很長很長。綠，醉了目光。樹頂上的夕陽放牧著滿坡的牛羊，遠處是招手的炊煙。

夜，深了。篝火燒紅了心中的明月。飲，一派蒼茫。入畫。把科爾沁的古韻與灑脫，用今晚的月光穿起，掛在抬頭就能看見的月上，成詩……

2016年寄自內蒙古奈曼旗



## ■羅蕭

### 雪蝶紛飛

#### 雪 景

我發現一個人，在雪地上行走，影子細長柔軟，若有若無。路邊的毛白楊落完了葉子，但不拒絕雪，東一朵，西一朵，將枝杈染白。手鐲、耳墜以及項鍊之類的物件，明滅於雪中，恍若滴滴螢火，被夢遊者擁有。我說愛……愛情……枝梢輕微顫抖，落羽紛紛，幾乎不易察覺。白色在加深。表面的雪粒冷靜，凝滯，無法看清它們灼熱的另一面。

#### 雪絨花

將你夾進書頁，你卻溶化，涸沒字跡。哦，雪絨花，不適合存放。我走開，其實正在回來。不知道的時間裡，有事情已經發生。漏洞裡的微塵，呼吸的話語瀰漫，飛翔，留下空白。離你最近者，不懂為何擁有。世界欣喜，為你溫柔的消失，嘖嘖稱奇。

#### 白 雪

天空消失，森林在焚燒，騰起白色的火焰。白色否定一切，既包括過去，也包括現在。有什麼骨鯁在喉，咽不下，吐不出，像一根魚刺，只能借助於神明，腐爛，融化。嗜睡的蛇轉入地下，暫時不肯出來。它已學會等待，不動聲色，積蓄逃竄的力量。白雪中的路途，無跡可尋。

2017年寄自邯鄲

## ■聶難

### 有時候書

一生總有許多“有時候”，有時是突發奇想，有時是一種夙願，一種追求、嚮往。有時候，我好想一個人到遠方去走走，去看看江南風景，去聽聽草原上的歌聲，去數數長城上的石塊。有時候，我只想在夕陽將最後一抹餘暉灑向大地的時候，一個人靜靜地佇立於一條河畔，凝望著淙淙的流水被夕陽染紅後流向遠方的樣子，然後想想心事，想想未來，想想詩。有時候，我也想躲進書屋，嗅著文字的芬芳，跟著作家們的思想去體驗從未體驗過的人生，去尋找文字裡隱藏著的美麗動人的世界，以此來填補自己生活的空白，修繕自己的人生，矯正自己的不足。這諸多“有時候”便構成了一個人的人生。一個人的一生就是在這諸多“有時候”中不停地走過來的。

### 石頭書

在河灘或峽谷，它們隨處可見。河水帶走光陰，石頭沉默無語，即使光陰踩在身上，它們也隱忍著不喊一聲痛。它們習慣於隨意而安，流水推動它們，它們就順勢而走；泥土活埋它們，它們也心甘情願。像一群沒有主見的羊羔，它們失去自我，更多的時候，它們被荒草遮掩，被世人淡忘。倘若一個人像它們一樣活著，這個人一定會留下罵名，遺臭萬年；倘若一隻雁像它們一樣永久呆在一個地方，這隻雁一定會被寒風的利刃無情宰割。而它們是石頭，或許它們堅守著一個誰也無法破解的秘密，誰都無法深入它們的內部，無法搞清楚它們內心的所思所想。春去冬來，歲歲年年，花開花落，山肥水瘦，水肥山瘦。它們一直固守著自己的領域，皮膚被陽光和時光曬得黝黑，像一卷從歷史深處打撈出來的經書。

2017年寄自雲南

## ■韋漢權

### 我一直生長在一條河邊

這些年以來，勿庸置疑，我和我的族人，一直生長在紅水河邊，我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偶爾在河岸邊歇息，我們的歌聲，和一些風中的筍竹一起，在高高的木棉樹蔭下，從左岸綠到右岸，又從右岸綠過來，到左岸。這時，那些被放養的鴨子們，也美美地加上畫筆，肩並著肩嘎嘎地從下游游過來，到上游，又從上游游過去，到下游，把整個村莊和這一截河流點綴成青山綠水間的妙曼詩句。漾漾的煙波間，令多次離鄉，迷失自己的我，這時要身在故鄉。我是不是也學著他們，遺忘異鄉心中的故鄉，諸如曾去滴江的記憶，德天瀑布的氤氳，三姐故里的繞樑餘音，七百弄八里九彎扣人魂魄的迭宕，但絕對不要忘記，竹林掩映的右岸，碼頭邊五十米的村莊，有個姓覃的漁民，他有個女兒，名字很美，叫竹。左岸有我垂手可得的船檣，有為我而魚翔淺底的河道，襯以為我而澄淨如洗的藍空，有如倩女噴面鬢髮始掠的晚風的絹拭，我從左岸起程，到右岸，我的視野的水路又窄又長。狹窄處，倒影著故鄉高聳起伏的山脈，順著太陽方向朝東而去的河流，兩三株木棉，五六畝良田，被遠古的時間衝積而成的星羅棋布的村莊。雖然狹窄，但能容得下，被故鄉召喚的離鄉遊子的飛翔。最窄處，僅容一人一船通過，盡頭就是，覃姓漁民的家門。

2017年寄自廣西

## ■陳銘華

### 星 夜

不知道從胡志明小徑到天堂洞的距離，從戰時東長山到西長山的思念該有多長？但數十年的光陰，風雨中汽車彷彿僅走了兩個多小時，換乘後蠕動的電車又蜿蜒片刻便棄我而去。前行五、六百尺高，見一小口，彎腰下行六、七十尺，豁然想起〈桃花源記〉

十九世紀中，荷蘭人，傳教為業，善畫，忘色彩之濃淡，忽遇印象派，誤入一洞……既出，數年間即有〈星夜〉、〈麥田群鴉〉、〈橄欖樹〉、〈有絲柏的道路〉等畫作。尋病終，後遂無究其因者

此刻，只有我，我堅信梵谷確曾來過

2016年12月15日越南天堂洞中

### 女 體

穿過黑夜般深邃的身體的我的手，常常感覺她是詩經裡的一种植物，既抽象於名辭與實物間的哲理，又遐想於名目與實際間的差異；聲色神氣輕柔而複雜地變幻，期待瞬間即能修成正果

“上下四方為宇，古往今來為宙”，時間將一切阻隔掀開，看吧，那的確不過是一具裸體而已

2016年10月7日

●散文詩專頁

## ■何蔚

### 距 離

越來越喜歡那些被時間分隔的事物  
越來越喜歡隔著一座山去愛一條河  
隔著一條河去愛一片森林

越來越喜歡  
隔著森林去愛原野，隔著原野去愛遠方  
越來越喜歡隔著一個人去愛另一個人

越來越喜歡隔著親人去愛朋友  
隔著朋友去愛仇敵，隔著仇敵去愛  
正在愛著的自己

### 回 話

有一天我的肩膀撞在一棵樹上  
很快樹回話了，樹說抱歉兄弟  
是我不小心撞疼你了  
那一刻我多麼感動  
不得不對一棵樹刮目相看

有一天我的頭撞在一堵牆上  
很快牆回話了，牆說你沒長眼睛啊  
差點兒撞破了我的頭  
那一刻，除了摸摸自己的頭  
我又能怎麼樣呢

有一天我的肉撞在一把刀上  
很快刀回話了，刀說親愛的  
你的血這麼新鮮，每一滴都讓我興奮  
那一刻我痛得喊不出聲來  
只好用力把傷口捂緊

有一天我的心在半路上被你劫走  
很久你都沒有回話。那一刻  
我空著軀體不停地追自己的影子  
問：我那顆不知死活的心  
究竟跟你去了哪兒

2016年寄自武漢

## ■魯行

### 細雨閑花

#### 春 雨

誰端坐雲上垂釣？  
絲絲銀亮的釣線  
不釣魚，釣綠

#### 疑

殺光報曉的公雞  
天就不亮了？

#### 烏 雲

你能永遠一手遮天嗎？  
瀑布對小溪說  
我也是水

要眾人仰視  
你就得站起來

#### 夜 雪

圍爐時聞竹折聲  
才知“鵝毛”重

#### 帆

雲，被浪打濕了  
搭在桅杆上晾

#### 詩

詩是憤怒的烏雲  
從自己胸膛裡掏出來  
的一道閃電

#### 笛 音

從傷口裡流出來的都是疼痛麼？

## ■ 嚴力

### 邊界線

雖說無論怎麼流浪  
都能在母語裡找到住宿  
也無論住宿地  
處於中心還是邊緣  
但還是有人不被允許在  
母語中流浪的  
因其總是跨越  
被民族自戀所強調的邊界線

### 馬後炮

很多人對我說應該如何如何  
如果我都做到了  
就成為了集體的作品  
但集體失敗了

後來很多人又對我說  
幸好你當時沒聽別人的勸說  
不然哪會有今天的成就  
他們還對我說  
如今要警惕周圍的人啊  
應該如何如何  
新一輪集體所擅長的馬後炮  
又轟轟隆隆地開始了

### 改詩的某種經驗

有人在逗狗  
場景極為溫馨愉悅  
別管這種片刻能維持多久  
反正每天可重複多次  
有人把此比作抽煙  
但我認為煙不是生命  
唯有兩條生命以上  
才會組成感人的場景  
所以  
類似“單人溫馨場景”的句子  
都被我從人生裡劃掉了

## ■ 妥清德

### 烏呼圖村

風吹著，整個天空的藍  
都是烏呼圖村的

羊群飄過河水，雲在埋頭吃草  
一隻鷹，歡快地舉著翅膀  
也是烏呼圖轉場的牧民

花在無休無止地開  
替我寫下詩  
沒有看見姑娘追  
一隻蝴蝶早早轉入了夏牧場

雪山向西傾斜  
比旦老人的往事裡  
掛滿愛情的獵物

### 那些年飛走的鳥群

那些年，跑壞的馬車  
在雨中  
木頭般弓著腰

一群羊，在露水中  
嘗到了清涼的憂傷  
和稍縱即逝的愛情

那些年，被風簡單地吹著  
鳥群在春天的路上  
用腳踩著天空  
不知道落下來

那些年，說遠也遠  
阿爾金山上的雪，年復一年  
塵埃般堆在身邊  
河水像一根套馬杆  
飛過草原

## ■ 王國良

故鄉藏在大山深處  
用諾敏河把鄉音  
洗了又洗，還有一股  
來自膠東半島的果味

## 潮濕的眼神

回鄉的路，已被車前子  
扁豬牙鋪上翡翠，走上去  
就有鄉思的膽汁從腳下  
漫上額頭，抹去鬢角的積雪

雨後的白樺樹，用潮濕的  
眼神，打量著當年目送  
的孩子，就像母親噙著淚水  
趴在窗口巴望兒子歸來

坐在土炕上的父親  
已燙好一壺沈默的老酒  
醇厚的醬香替老屋  
說著多年沒有開封的話

那些寫在樺樹皮上的小詩  
也長高長壯了，而少年的  
憂傷，已被梅花鹿啃光  
只留下幾排歲月的齒痕

2017年寄自大慶

## 曾經

落不落下來，雲都是  
哈爾騰河上最好的騎手  
我遇到的刺蝟  
都是以後要過的生活

站著睡覺的馬  
這樣的愛  
我也有過

草色回到天邊  
一句話  
變成一把刀口向內的匕首  
握著的人，淚如雨下

2017年寄自酒泉



## ■馬晨洋

### 秘 密

1

他推開我的門走了進來  
我們沒有交談，便擁抱在了一起  
冰涼的水管上滲出水滴。  
很快，我發現你是一個老人  
而我還是一個孩子。我對你充滿了期待  
比如，我期待你教我大口喝酒  
放肆的親吻和吐口水，比如  
我期望你讓一個美麗的少女孕育  
我期望你在這個金色的秋天裡死去  
讓我可以那些許多空虛的時間裡對你  
充滿回憶，讓我的生命能夠持久  
讓我永遠的發現自己的失敗。

2

這些格子花紋，寂靜，空蕩。  
透過這聲音之布，某種秘密  
在恍惚琢磨不定的燈泡下顯現  
水漬染透了你臉頰上的一角  
我輕輕的拭去你兩顆乾澀的  
粗糙的眼淚。此刻，我們相互看著  
能嗅到震蕩著的，你不停的在我身上  
拿出的東西，那些東西黑暗，溫暖。  
永不停留的奔瀉，一經拿出，就已升華  
我們看著，你看著我。  
我感到了那種飢渴，那種動人的綻放。

3

在黑暗中，我們隱藏起自己的話語  
你的名字？它們在更遙遠的地方浮動  
消沉  
我的牙齒咬住堅硬的果實  
在黑暗我們驅動車子，每動一下  
你就痴痴的笑，問出一些無聊的問題  
當我們徹底的躺在黑暗的深淵裡  
觀望黑暗中更黑的東西  
有些星星在海岸上漂浮  
你挪動你的頭，遙遠的沙沙聲

## ■戈三同

### 樹 說

天氣漸涼  
風，經過一棵樹  
滿樹的葉子  
就落了  
像是割捨  
又像是，沒有攏住的心

落光葉子的樹  
一下安靜得，稍顯孤獨  
但它，並不覺得冷  
因為，葉子的體溫  
已經悉數，讓樹收藏了

樹知道  
那些隨風而去的葉子  
走的越遠，其實  
離自己也就越近

近到，葉子在樹的眼皮底下  
給樹披上換季的新衣  
樹都沒有看見，似的

2017年寄自內蒙錫盟

從記憶中向外滾動，就如腳踩冰涼的岩石  
然而記憶是溫暖的，遙遠的，不哭也不笑

4

他推開我的門走了進來  
很快，我發現自己始終單獨一人  
燈光始終亮著，一種隱秘的痛苦，恐懼  
當我在房間裡想起他的時候  
一種無邊無際的東西蔓延在我的身上  
輕輕地，將我已不再想呼吸的腦袋按  
進水裡。

2017年寄自新疆石河子

## ■郭靜

### 空 地

我嘗過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除了親情、愛情，良知和悲憫  
心中還有一塊空地  
僅僅有那麼  
一小塊

作為自留地種什麼都行  
但一定要遠離  
浮誇和污染。仇恨或者詛咒

否則 寧可任其荒蕪  
我會終其一生  
一遍遍地剔除瘋長的雜草  
還原地 本來的面目

### 底 色

我沒有太多的奢求  
從春天出發  
我向寬恕的大地  
交出了僅有的陽光、雨水  
和風中的秘密

我收割並被收割著  
一些日子像鳥一樣  
旋起 又落下

我躲進一堆石子  
像一塊被溫柔打磨的傷疤  
誰也想看一看我  
但誰也看不見我

## ■毛翰

# 二十四座奈何橋

——自殺方式全解

### 跳車

我無力扭轉命運的列車  
但決不能繼續這  
與目的地背道而馳的  
旅行

### 自焚

五內俱焚之後  
火勢  
便不可遏止地  
蔓延出來

### 沉湖

我別無所求  
只想在這片死水裡  
激起一迭美麗的波瀾  
儘管這一切  
很快又會歸於平靜

### 手槍

洞穿這花崗岩的禁錮  
讓靈魂出來  
放放風

### 飲鴆

謝主隆恩  
飲下這壺御賜的美酒  
我便永遠陶醉  
在幸福中了

### 自刎

沉甸甸的思想  
該收割了

### 吞金

不是說一寸光陰一寸金嗎

把今生剩餘的所有光陰  
折算成這方寸之金  
一次性消費  
果然受用多了

### 上吊

讓一個圈套如願以償  
讓其他所有的圈套  
永遠落空

(以上八首寫於1990年初，  
題為〈自殺的八種方式〉)

### 安眠藥

我就是一粒安眠藥  
讓大地服了  
好安眠

### 割腕

你這個沒血性的世界  
讓我來給你輸點血

### 服毒

我心底早已是毒草叢生  
就讓其毒性  
來得更劇烈些吧

### 跳樓

一脚蹬開這偽崇高  
讓青春與大地  
撞個滿懷

### 跳窗

把空虛留給空虛  
把無聊留給無聊  
我且破窗而出  
奪路而逃

### 臥軌

結局正呼嘯而來  
結局已不可更改  
意志不能被本能出賣  
快哉快哉

### 撞牆

就算撞不開那堵牆  
我也要用刺眼的血色  
破壞那牆面的  
粉飾

### 投江

逝者如斯  
我且做個如斯逝者  
看川上  
年年詩云子曰  
鶴舞嬋娟

### 投井

悄悄地我投入  
不驚起一絲嘆惋  
這世界依舊  
秩序井然

### 絕食

悲哀難以下咽  
痛苦難以下咽  
希望又不能果腹  
我聽命於天

### 觸電

與其觸怒天庭  
被雷電劈死  
還不如主動伸出手  
接受和諧

### 撞車

你按你的規則行車  
我照我的牌理出牌  
手不要發抖  
腳不要亂來  
請讓我打出這最後的  
精彩

### 瓦斯

受盡天下難受之氣  
恨遍世間可恨之人

### 跳崖

日暮飛瀑  
夜半流星  
濺起思想透關的風

### 咬舌

一世辛苦備嘗  
什麼也不必再說  
天地無言  
神仙無語  
泰山沉默

### 切腹

詩書苦我  
經綸累我  
牢騷誤我  
我今與你們各自天涯  
就此別過

(以上寫於2009年10月)

## ■桑克

### 對彌爾頓而言

你的時代我一知半解，  
我的時代你一無所知。  
為你補課，哦，我誇大其辭，  
只想訴說，博取賢人的同情。

仍有飢餓，發生在非洲，  
亞洲也有，在朝鮮北部。  
它的女兒，逃進黑龍江省的山區，  
被告密，被送回故鄉，送回地獄。

她的肩胛被鐵絲穿透，  
她的青春被米飯出售，  
如今，輪到送命。  
送命，不如拼命。

仍有征戰，在巴比倫舊地，  
在大衛王之鄉，以及所有  
燃燒怒火的城，  
我探尋著理由：

古老的仇恨，歧視，  
或者，簡單的爭吵。  
戰爭也是一個傳統，  
哪一輩人自願放棄？

我不譴責雙方，雖然弱者  
更值得憐憫，我也將遭遇  
它的垂青，那是在一灣淺淺的峽  
它被填滿了，被年輕的寒冷的屍體

仍有貧窮，它比飢餓更廣泛，  
尤其我自己，尤其我的身邊。  
但和赤貧相比，我算中產階級，  
他們在苦水中，甚至沒了教育。

沒了教養和體面，衣衫襤褸，  
被昔日窮人捉弄，富人嘲弄：  
你們不勞動身體，不勞動心眼，  
活該受窮，活該受智力的懲戒。

而你們的財富來自哪裡？  
不提非法，即使合法者，  
你知道什麼是縫隙？  
你了解什麼是剝削？

財富掌握在少數人的手裡。  
還有小疾病，還有大黑暗，  
它的面積遼闊，超過任何一個  
拼綴起來的平原，政客，凶犯

公司董事，白領……  
我寧願浮光掠影。  
我寧願自由，  
生活即奴隸。

互聯網的網眼越縮越小，  
連一滴水珠也鑽不過去。  
何況一條魚，何況  
一條非法的大鯊魚……

哦，我還是說說光明吧，  
麻木深處還有一絲活氣，  
證明人心不死。  
證明鬥爭繼續。

或者黑暗繼續，  
或者繼續維護  
黑暗中的微光，讓它繼續照耀  
黑暗，照耀下一個反對的千年。

### 火 車

火車走了。  
喘著粗氣，在我的  
回憶裡。  
她的一席之地太大。

我縮小著她，  
甚至拼了命。  
她是那麼的大，  
在我的耳邊喘著粗氣。

## ■張耳

### 短短詩

\*

深藍：  
魚尾拍拍  
月亮乖乖  
濺起水靈靈的星

\*

如果魚肚翻白形容城市晨曦微明  
原子彈爆炸描述此刻海上落日熔金  
這是個什麼時代，你覺得？

\*

悲憤，自成氣候  
皇都霧霾進行曲  
進行

\*

季節開過花後  
還是綠的

\*

神出入的門  
總是濕淋淋的

\*

地平線躺下時  
我們已經盡興  
仗打完了。

她的肺，染了病吧？  
我猜。或許是我——  
胃皮開了小眼兒  
雞汁漏出來，灑了一地。

一地的月光。  
火車開走了，前頭的大燈  
摸索著  
無垠的荒野。

■馮晏

## 過年

躲進書房依然像擠在車站，  
觸摸空氣，手卻伸進黃土，  
今夜，家書被灰燼朗讀，燈火跳動  
碑文沿著時間逆行，驚飛了爆竹

老母親舉杯，時間深處有人趕來  
萬物聚散相聚，你只需聽見靜謐  
不知所措的人們，團聚是一種懺悔  
水仙引來午夜的芬芳，嗅覺不是我的

雕花浮現於一只古碗  
能看見的，無形  
能聽懂的，無聲  
我在明處播放憂傷，思念像禮花一樣

## 詩人的勞作

——與哈斯同題

一根讓冰面裂開的鐵釘，  
如語言被一根針刺進血液。  
時間在外面聽著……。  
一塊薄餅被送進飢餓的胃，  
部份麥子已找回原野，  
身體裡，金屬聲停下來。

黃昏正陷入一些舊事，  
趕往你的頓悟。  
你看似面山而坐，  
對後半生漫不經心……。

你右手無意中划過小腹，  
距離柔軟僅隔一層生命之輕，  
你總是閃過自我，  
像敷衍了事。

你重疊在影子上，  
淺睡，深夢，  
聽一些詞從嘴唇邊返回，

每晚蜷進棉被  
都像帶逃脫躺進了一條船，  
沉寂時而滑動著，或反過來。

蒼茫裡已有你的脊背。  
你被光驚醒，睜開巨大的漠視……。

## 暴風雪

暴風雪像某個劇場的情緒失控，  
寧靜被槍支埋葬那種；  
像天空喝下各種藥水，  
依然停不下旋轉那種；  
像月亮周期性發作，  
焦慮從正面繞到思想背面那種；  
像無邊界，緯度迎向顆粒，  
空間飛起來那種。  
雪花打在臉上又瞬間融化，  
令你陷入遲疑。

暴風雪像白帆升起海面，  
一條魚追逐一群魚；  
像皮鞋奔跑，  
一隻綿羊在草原追趕離散的白雲；  
像逆行一種舊模式，  
穿越哨音和教誨聲的平流層；  
像突破了句式和詞語，  
被逍遙遊誤解，被荷馬困在斜坡。

一層玻璃隔開嚴冬，  
窗外冰河如白紙，  
足跡讓給平原。  
暴風雪像一種無奈抓起大把雪花，  
皮膚遇見刀片飛舞那種；  
像提防速度被超越，  
雙腳沒有安全感那種。  
暴風雪像恐懼墜落，  
你慶幸拉住一枚衣角；  
像秒針爬過身體，  
每一寸，那種存在感都是你所缺少的。

暴風雪像協奏曲，

■張佳羽

## 這高聳的山啊

搬一把椅子坐下  
靠背靠不住高大的憨笨  
居然把自己連同影子都坐歪了  
頭看不見腳背  
雲在腰間纏著鬆軟的腰帶  
水在腳趾夾縫裡倉惶逃遁  
怕顛巍巍的太陽公公  
患了恐高症懷中火盆撞碎  
怕病怏怏的月亮表妹  
沒爬兩步就腿軟頭暈  
連俯瞰天下的老鷹  
取消了氣蓋山河力蓋世的獵味  
入山 不知是何季啊  
神仙也懵懂誤會  
山頭戴著風雪帽  
山脖圍著繡花春  
山宮酸毛杏兒招杜鵑  
聲聲啼血 盛雨雷蔭  
山腳田野翻麥浪  
備好農具 磨鎌收金  
知否 知否  
四季同歸  
山是長野了的高個子山  
累是旅人吃苦受累的累  
山坐在地上 你坐在山上  
你抱著詩 山抱著美

2017年寄自湖南

與慾望和衝動一起奏響，  
像靈魂漫遊，  
被喚醒的反而是你的外在。  
暴風雪像樹木和山巒  
掙脫迷霧時舉起的拳頭。  
像人群擁擠，冰凌是折斷的水。  
午夜，一隻棕熊出沒冥想，  
時間緩慢了下來……。

2016年寄自哈爾濱

## ■遠方

### 白雲

那是當年清純的夢  
至今沒被污染  
不怪那陣風  
也不怪高空亂流

只怨這顆心  
無端滋事譁變  
怨這雙顫抖的手  
總也把握不住

任歲月的怪獸  
張牙舞爪  
叨走曾經的契約  
吞噬後來的懺悔

那片雲  
沒有再踟躕  
飄然遠去

### 沒有因為

所以  
故鄉的炊煙  
婉拒我的眺望  
隨醒來的夢飄遠

江邊的渡輪  
忘了早年的船老大  
載著希望匆匆離去  
把我晾在岸邊

紅著臉  
收拾跌落一地的尷尬  
缺氧的心路

## ■彭國全

### 地鐵的笛聲

一個弱女子  
以東方姿影  
妝飾月台  
以東方神韻  
壯膽  
以東方故鄉  
裝下遠念

一支玉笛  
傳承竹的高風亮節  
提起丹田之氣  
以響遏行雲的笛聲  
頂撞地鐵的嘶嘯  
又柔柔  
撫平了多少疲倦的旅客  
把異國他鄉  
壓抑在心灶的熏煙吹散  
生命的火焰  
吹旺

2017年紐約

終於走成寂寞蕭條的長巷  
橫亘在生命的兩端

不要問  
沒有因為  
生命的天敵  
肆無忌憚地  
把慘澹的夕陽撕裂  
一口一口吞噬掉

2017年 San Pedro

## ■黃曉平

### 來海邊的人

5、  
有人來海邊在山海之間架彩虹  
平衡日子裡聳起的硬朗，與波動的柔軟

有人來海邊扔出漂流瓶轉身離去  
與後面發生的故事，一刀兩斷

有人來海邊牽來一條河流  
給家鄉孩子，帶去大海的氣象萬千

有人來海邊之前已經來過  
這次來，要抹去刻在海岸的信誓旦旦

6、  
有人，來海邊沙著嗓子激情搖滾：  
“耶穌因他人之罪而死，大海你呢”

有人，來海邊照看世界的走向：  
“陸地沉默在後，大海喧嘩在前”

有人，來海邊寫下後地球時代預言：  
“大海曾在這裡死去，而水至今安然”

7、  
有人來海邊，一波潮汐剛剛退去，下一波  
是不是要等上一萬年？

有人來海邊，天色已晚，大海隱沒  
會不會返回了暗昧的從前？

8、  
有人來海邊，給我拍發了即時海景  
那時我正徒步行走，在昂揚海拔的高原

2016、12、13-15 安徽

## ■ 達文

### 筆

黃昏是一張無家的臉  
畫兩道曲線  
就陷進深谷

隔著流水的岩石  
寂寞似詞語  
老虎的迷宮

偷窺著夜色  
紋理斑駁的淚痕中  
燈的烙印

### 詞 奴

白晝你是盲人  
潛心做沙堡  
深知駝鳥比人類幸福

你把潮汐當作脈搏  
在模仿朗誦的嘗試中  
你其實唇沒有動 舌頭也沒有動

風涼了 你會點起蠟燭  
光越亮  
劫數越漫長

### 窗

只有接近樓頂  
高過人類的視線  
才會保持無序的呼吸

午夜前後  
霧靄飄到窗外  
把游魂溫暖片刻

## ■ 李玥

### 天涯月色

我曾是個夜空下滿懷  
夢想的少年  
天涯，是前路未知的新奇  
罩著朦朧、瑰麗的月色

我曾是一位遠離故鄉的  
流浪者。天涯，是孤寂與悲愴  
以及多少無奈的嘆息  
月光，是一張歸家的船票  
飄蕩於空中，渺不可及

而今時的我，是一位急切的  
還鄉人  
即將告別停泊的錨地  
養育我的故土，此刻卻  
遠在天涯

融融的月色，依然似母親  
慈祥的臉，有我於世間  
尋也尋不見的淚水  
和溫柔目光

2016年寄自馬里蘭州

### 懸 崖

思維的刻度越高  
赤裸的飢餓越強烈

以生育的疼痛  
令我終身負債  
你此刻的酣夢中  
飄來兩片烏雲  
把我重新淋灑透徹

■ 河流的下游  
殷 永遠流淌著新鮮的河水  
剛 也許，它曾是上游的一潭死水

### 誘

她用一個老年人僅有的孤獨  
誘惑所有路過的年輕人

### 惑

在下游幾千公里的大海  
許多陌生人的後代  
從黑暗的蟲洞誕生  
成為她的衣鉢傳人

### 撫摸秋天的傷口

人們輕易撕開秋天的軀殼  
流血的除了身心還有精靈和鬼魅

某一天  
我們的屍骸將堆成起伏的山丘

黑夜時常撫摸潮濕的傷口  
疼痛，如河底的淤泥

水流有多光滑  
它們的手就有多麼的冰涼

### 蠶 食

寒冬的季節  
你給我手上戴過一枚冰戒

看過最後一場大雪  
冰河開始融化

盛夏的時候  
我的無名指多了圈白痕

裸露的肌膚  
在變成黝黑的時候  
留出一段空白

2017年寄自江蘇



## ■冬夢

### 單雙論

大海  
兩條魚  
方能相濡以沫

圍子  
一朵花  
寂寞隨風飄零

### 升跌論

電視報章財經都在報導  
日圓人民幣  
天天跌

妻看著外幣存摺無語  
連帶我的血壓指數  
日日升

### 黑白論

陽光不刻意掩飾  
一面是明  
一面是暗

人總是糾纏不清  
那方是白  
那方是黑

2017年寄自香港

## ■姚陽輝

### 冬天來臨

冬天和白雪公主在一起  
童年的雪花大如鵝毛  
白茫茫的山川像一則童話  
我們打雪仗、滾雪球、堆雪人、滑雪橇  
在火爐裡烘柿子、烤紅薯、燒土豆  
數著指頭盼過年

冬天和過年聯繫在一起。冬天就會  
有新衣服，有肉吃，有鞭炮和紅燈籠  
冬天就美好許多  
冬天就不冷了

冬至剛過，西北風還沒那麼緊  
我的心已被冷牢牢地抱住  
父親羸弱的身子和病魔苦鬥了三年  
已點不起一絲火焰  
冰冷的冬天，無孔不入的寒氣  
會變著法兒擠進門縫，擠進  
父親疏鬆的骨骼

強大的寒流，正從  
央視天氣預報裡一撥兒一撥兒壓過來  
我擔心，重病的父親  
不是冬天的對手

### 仰望北斗

夜深人靜  
此起彼伏的蟲鳴填滿山巒  
北斗像海岸上的燈塔或上古的某個哲人  
閃耀的光芒  
始終指引著黎明的方向  
突發奇想，我操起北斗的勺子  
一勺一勺舀出夜色的墨汁  
又一勺一勺兌入天秤座、金牛座、摩羯座  
的星光  
直到舀出山川的輪廓

## ■藍翔

### 地球儀

花三秒時間  
繞了地球一圈  
也許是  
走得太快  
人看不到我  
我看不到人

### 金 秋

遍地的金黃  
金秋  
單色彩繪著  
即將染雪的大地  
彩繪畫家  
無法捕抓的金黃

### 真情吉他

放得久了  
吉他盒蓋了一層  
薄薄的抱怨  
吉他 音色依舊  
高歌一曲  
不變的是吉他的真情

2016.12.20 寄自緬甸

彷彿哪個煉石補天的人，妄想  
把黑夜提前兌換成白晝  
滿天的星斗越來越淡  
黑夜泛出魚肚的白。突然  
一道金光刺穿夜空  
我握著的勺子已不知去向

2017年寄自陝西

## ■銀髮

### 墓之凝視

我的左眼是山  
右眼是海  
眼淚自右眼流過左眼  
雨季便來了

清明節正大光明地從日曆上爬下來  
那天  
每一座墳墓都興奮  
爭著理那頭蓬亂的青髮及看一些可笑  
的膜拜  
祇有蟋蟀們跳了出來  
在雨後  
奏死人的音樂

午夜  
便有行軍的大兵踏過剪下的青髮  
或坐在墓碑上抽漏稅的美國煙  
你漆紅的名字立刻認出  
一枝曾握過的槍管  
祇是已無法告訴你了  
你現在祇成為一堆文字

我痛苦地用力閉起眼睛  
山已遠去  
海已遠去  
雨季已遠去  
你不必告訴我也知道  
戰爭  
就是這個樣子了

越南，民國五九年四月

## ■高潤清

### 憂鬱的鋼索

其實我很憂鬱  
妳們叫我滾回去  
轉型正義口號裡  
充斥著漂白的惡魔

我不是食鼠  
妳畫好靶心  
強把暮年的剩餘價值  
推入響亮改革  
箭箭穿心

我的鬢毛有何罪愆  
如中邪似  
污穢、清算、追討與圍剿  
我青春的幻影

馬革裹屍矇騙了我  
如今妳以“紅衛兵”芻型  
刮除我的肉身  
告訴選民說我是寄生蟲

妳笑的很開心  
伶牙俐齒的徒孫們  
張牙舞爪  
日夜搜捕黨國餘孽  
說這才是正港的“台灣人”

我無須辯駁  
妳們截斷了華夏血液  
說日本人讚  
（因此挽起衣袖熱情捐款）  
說美國人棒  
（奢望得到保護傘）

我何其有幸又何其悲歎  
在錯置的棋盤上  
賭注  
一個不屬於我的世代

## ■謝勳

### 卡拉 OK

一呼一吸  
生命的迴響

歌聲追逐  
飄忽的字幕

眼瞼開闔之間  
思潮流入

靈魂深處  
那發黃的地方

心情的  
藍色花瓣

沿著顫抖的音階  
一路飄落

我熱愛的中華  
莫名憂鬱

爾說謙卑  
標籤烙印著愛台  
噬血的  
十字路口上

嗅著一股風暴  
無言  
只因血液裡流淌著  
純藍夢

刨除老祖宗的妳們  
別把我喘噓的命  
帶往  
憂鬱鋼索上

105.12.12 寫於憲兵節於雙連坡上

## ■圖雅

### 曼谷的烏鴉

這麼乾淨美麗的地方  
烏鴉也乾淨得如同剪碎的黑緞子

綠地上撒一些  
花樹上撒一些  
河面上撒一些  
藍天上撒一些

它們突然飛起  
又發出撕緞子的聲音

### 牙 齒

妹妹小時候很漂亮  
換牙後  
門牙沒長好  
裡出外進  
我兒子小的時候矯正過牙齒  
那時沒想過讓妹妹矯正  
在農村的妹妹  
就這樣  
錯過了矯正牙齒的年齡  
那不整齊的門牙  
永遠在她不富裕的生活中  
裡出外進

### 看中醫

我問大夫  
雞眼能不能除根  
他說不能  
站在我後面的病人說能

把潮蟲貼在雞眼上  
一天兩次  
不久

## ■澹澹

### 穿越，愛

深情的眼眸，燃起溫暖  
執著的目光，穿越無盡叢林  
點亮愛的夢幻

拔開那片黑霧  
奔向你  
帶著愛和自由——無憾

### 無 言

所有的顏色都是蒼白  
所有的言語已顯無力  
所有的滄桑輪迴只是瞬間  
所有的旁觀者只能是旁觀者

千年的期待  
此刻，何須語言

### 失 眠

床上地上天花板上  
一隻兩隻三隻  
千隻萬隻十萬隻

盡職牧羊犬是我  
找不著最後一隻羊

凌晨三時

一條長長的雞眼根兒  
就出來了

還說他老母親就是用這種  
辦法治好的  
我們都被他吸引了  
包括中醫大夫

2016年寄自天津

## ■魏鵬展

### 腿

愛 令人很痛  
我要一把最鋒利的刀  
我偏要在  
你說最性感的  
最美的腿上  
用刀劃上  
最醜的名字

### 我在格子裏小心翼翼

我的手指在  
刀口最鋒利的位置  
撫摸  
我只專注於  
輕輕抹去  
刀上的污漬  
格子很小  
在飛機上  
單腳跳 雙腳跳  
在邊界內  
小心翼翼

2016年寄自香港

## ■戴玗

### 遲來的春天

潔白桌布上一隻白淨的手  
拿著玻璃杯，杯中裝的是水，  
不是酒；手上淡雅的金手鐲  
有一處缺口；  
她的黑瞳凝視著杯中水的  
清澈，水裏的黑瞳在朦朧中  
凝視她面容的憔悴；好一會，  
她放下水杯。  
窗外淡紫色的天空下，萬家  
燈火開始閃爍。餐廳裏客人  
已經坐了不少——他終於還是  
決定不來了。  
留下來獨自用餐，還是離開？  
就在她猶豫不決之際，酒廊  
那邊傳來了一首經典老歌：  
遲來的春天。

2016年寄自香港

## ■楊河山

### 白楊樹

那些白楊樹，是北方大地上最後的風景。  
當我站在一望無際的平原上，目光總是落在他們身上。

他們高大的身影，出現在黑色田壟造就的波浪之間，像帆船的桅杆，不停地搖曳，

顯示出內心的慾望，有時候還作為背景出現在夕陽身後，每當這樣的時刻，我總是遙望他們，感到某種生命正在體內延續。

當然有時還會看見禽鳥的舞蹈，似乎一切舞姿都為了他們，包括喜悅的鳴叫。

那些白楊樹，我總是在曠野中遙望它們，想像以往我們生命的開始，或未來的結束。

但我確信無論如何他們都會挺立，發出沙沙的響聲，以此紀念這些年來我們歷經的苦難。

### 火車向北行駛

火車向北行駛，  
這巨大的會呼吸的鋼鐵機械掠過黃昏時分田野上的  
一座座墓碑，駛向最北部的那座城市。  
這裡應是另一個村鎮，毫無疑問，  
會有另外一些人在此居住，他們安靜地入睡，  
或四處走動，那黑色並隆起的屋宇之下，  
或許也亮著燈火。生與死其實僅僅一牆之隔，  
這黑色松林中的墓碑，  
那些陌生的名字，他們會是另一些人的親人，  
曾經團聚，幸福而歡樂，但也帶來巨大的悲傷。  
而此刻，這些靈魂是否會注視著

## ■葉在飛

### 下雨

你的眼睛下雨了，  
我的心頭怎能放晴？

### 手術

書箱裡  
一首詩放太久  
被蟲蛀了  
多個句子殘破不堪  
我穿上白袍  
戴上口罩  
拿起手術筆  
準備替它做一個  
危險性頗高的手術

### 小偷

一個小偷隨意踩點  
路過一大戶  
被門上的鎖吸引住  
鎖很美  
古典、精緻、浪漫  
奇特、豐富、奧妙  
小偷把鎖拿下  
開心得掉頭就跑  
門也懶得進了

這列火車？而火車上是否有他們的親人並同時也在注視他們？火車向北行駛，似乎具有某種像征的意義，這會呼吸的鋼鐵機器，發出轟鳴，它將進入下一個城市，而路途中所穿越的，仍是複雜而非冷漠的世界。

2016年寄自哈爾濱

## ■顏溶

### 新年

起身。坐下。再起身  
寫下的一行字離開房間  
在某處的零下結冰。每一年  
我都會在這裡停頓一下  
想一想 我多麼慶幸  
還健康地活著。張開火焰的爆竹  
熱烈地說  
來吧！擁抱你  
而我習慣在漩渦裡下墜。那些黑色的時間  
是我的安居之所  
想起千里之外 燭光點亮的忙碌  
正置辦點心、新衣和春聯  
上帝啊！你如此仁慈  
這一天 最貧窮的人也要快樂

### 抖的手

我的手在顫抖。中年人的抖  
夾起煙的抖。舉杯在空中的抖。  
在筆管裡  
安坐的文字：它們是一列通過黑色隧道的火車。轟隆隆  
車廂在抖  
手越來越抖。沒有辦法  
可以讓它停止  
一座島跳著脈搏 在廣闊的平靜裡  
不起波瀾  
它習慣深含著礁石  
把更多的蔚藍空出來  
越來越多的歲月聚集。安寧如  
耶穌基督的臉

## ■ 季陽

# 一個人的阿凡達 阿怒達雅之歌

## 正篇

### 神

回到神的源頭。聽祂光的言語  
點點滴滴的愛都是完整的宇宙  
您向祂回眸一笑或拈花一笑  
勝過寂靜或千言萬語的祈禱

### 靈

靈光一閃。靈是祂自足自愛的天光  
也是無為的時光。天人合一的剎那  
一句靈感的詩誕生一個寂寞的王  
靈光獨耀的無言中婚床無限空曠

### 魂

一道愛的白光，分為情的七色  
從肝膽相照的方寸到寂寞雲天  
視死如歸的至人與魂互為祖國  
在空白的蒼穹合演恆星的莊嚴

### 人

行星之子成群地降臨大地  
為挽救一首讓愛受傷的詩  
我們甘願放棄了輝煌的記憶  
體內每滴血都盛滿諸天之淚

### 獸

為了給靈魂找到完美的載體  
諸神進行了萬千次愛的練習  
在完美的人體之光誕生之後  
總有人因為感恩而懂得珍惜

## 副篇

### 思與念的盡頭

只有一個人能承載終極的感情  
那是彼岸的你而萬物如同灰燼  
宇宙濃縮在你的每個毛孔中  
一呼一吸挽留了無眠的星空

### 一樹的繁花

綠葉低語枝極無言，它們猜測  
繁星的花朵到底要迎接誰的春天  
你這小小的果實你這初生的種子  
每個細胞中都藏著諸神的家園

### 大寂滅的床

這一場黑夢已接近無量壽  
這一場白夢已夢見無量光  
比夢更古老的床在夢之外  
床上寂滅的少年睡得正香

### 人身難得

你知我知愛也知，人身真的難得  
在真情寂然不動的合一光明中  
宇宙天體總對應著身內某些亮點  
而密碼的白毫常閃耀在兩眉之間

### 大愛天平

我們相擁而坐在太極雙魚之眼中  
只要我與你相等，則萬有等虛空  
一微塵等同不可說不可說星系海  
東方微塵數劫如你我相擁之一瞬

2016年寄自澳洲

## ■ 吳懷楚

# 無題

為何  
依然是  
兜轉那個莫名  
解不開的死實心結  
尋覓

身似懸浮太虛  
無定飄盪  
問家  
歸途  
何處

江湖刀刃上的浪濤  
雖謂慣住已久  
惟此際  
很想有人為我  
指引津渡

2017年元月7日於丹佛

## ■ 于中

# 火車

並非沒有付出過  
軋軋聲  
過關斬將的努力  
然而嗚呼……  
又嗚呼……  
卻總跟不上  
時代演進的快速腳步  
一溜煙  
便遭遇到  
前仆後繼的  
滑  
鐵  
盧

9/22/16 寫於休士頓市

## ■世賓

### 內心河流的回響

里爾克、茨維塔耶娃、策蘭  
他們的歌聲從沉痛中背轉身去  
在高空響起，超越——不為所動  
在那苦難的二十世紀

那歌，凝固在紙上，令人驚喜、振奮  
那歌，像我內心河流的回響  
在亂石間纏繞、回環

他們問我更傾心於茨維塔耶娃  
俄羅斯的風雪；杯碗間  
令人窒息的羈絆；流放地的營房  
並不能把她扼殺  
在苦難的地平線，升起一座山  
從自己的肩膀，她用歌聲升起一座山

在我和他們之間，隔著半個世紀的滄桑  
我依然聽到他們深沉、清越的聲音  
我用我的內心在傾聽，在傾注  
雖然隔著各自民族的沉痛  
語言，和無法逾越的日常

### 春之聲

不必到花叢中尋找  
也不必從枝丫上拿出芽孢的證據  
同樣也不必打著傘到雨中詢問  
沙沙沙，只要隔著窗  
便知道：春天來了！

呵，不不不，這過於大眾化  
要在更早一些，空氣還有些凜冽  
在樓下散步，彷彿一種啟示  
一片烏雲蒙頭蓋臉撲來  
那是一樹嗡嗡聲，就在我的頭頂

## ■老井

### 漫遊

黑暗不稠也不淡  
時光不緊也不慢，礦燈越來越多  
一盞、兩盞、十盞、百盞  
明亮的光沖洗著大地漆黑的內  
我開著車頭駛向遠方  
感覺自己像開著軍艦，巡航在  
廣柔的煤海四周黑浪湧動、金風陣陣。  
有一瞬間甚至認為，我是駕車在亙古的  
原始森林中遨遊  
雜草埋人，古木刺天  
池沼中冒出生命的氣泡

有時還會出現成群的野狼  
將我漫遊的道路阻擋，風撥開樹叢  
我看見了更遠處的恐龍  
正拉著時間的金犁，開墾亙古的荒涼  
……為什麼如今它們全都  
濃縮成烏黑的一團  
我用探詢的礦燈問問四周烏黑的煤壁  
但池沼、森林  
恐龍皆躲在天體演變史的背面  
閉口不言

是蜜蜂？是果蠅？成群結隊  
那麼細小！那麼盛大！  
像一片雲，卻沒有形狀  
像一場大火，卻沒有火焰

不必考究這些昆蟲  
它們的集合就意味著一場盛大的聚會  
不盛大，不足以說明問題  
從那一刻，我便確信：春天來了！  
順便強調，那棵樹就在我的樓下  
不知是人面子，還是蔭香

2016年寄自廣州

## ■應帆

### 南方

海邊的街道空落落的  
沒有人 也鮮有車輛  
像我們度假的心  
忘記人 也忘記牽掛

只有水和天空緊密相連  
時而藍 時而黑  
時而紅 時而灰  
勝火的太陽出世之後  
也就是最無聊單調的白晝

棕櫚的葉子  
在七點鐘的風力裡搖擺  
海灘上晚景迷濛  
是水 是沙 還是煙塵  
或許只是中年的眼眸裡  
常常無因無緒就起來的霧氣

怕水的孩子  
在未潮的沙灘上  
咯咯地笑

松子睡滿道路兩旁  
相關的唐詩宋詞七零八落  
忘記了平仄和韻腳  
還有古人的字號  
也在記憶裡時來時去

你說 記得和忘了  
又究竟有什麼分別

只有南方的陽光  
來時去時  
在白天的花群上耀眼

這裡的春天已經開始  
而來處的冬天還沒結束

2016年寄自紐約



## ■西楠

### 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  
我們在新年午夜的索比頓  
談論死亡  
談論自殺，善惡，和吸毒者  
我們談論如何改變這世界  
甚至談論了  
每個人心中的魔鬼  
必定還談論過許多其他  
必定還在不同時間的不同場所進行過  
許多次這樣的交談  
比如在布萊頓  
在金絲雀碼頭旁的西班牙餐館  
很久，很久以前  
我們在新年午夜的索比頓  
談論死亡  
不遠處有河靜靜流過  
不遠處有人在唱  
友誼地久天長

### 飛機上遇見

是不是家道中落的舊紳士  
是不是退伍老兵  
擱置在灰色西裝外套裡的  
雕塑一樣的身體彎成衰老但嚴酷的  
弓  
雙目緊閉，呼吸，如同沒有呼吸  
右手搭左手交錯宛若，十字架  
為了保持這姿勢你十三個小時內  
甚至沒去過一趟廁所  
(以至我也沒好意思起身越過你去廁所)  
“光輝，榮耀，英雄”……諸如此類  
你仍在頑固地詮釋哪一種  
飛機落地後空姐彬彬有禮地將

## ■星子安娜

### 幸運日子

——馬蒂·熱爾韋讀後感

他們叫我  
一個幸運的女孩。  
沒人知道  
我很小心  
拿捏  
自己的運氣。  
——不要太多，  
不然我會跌入黑暗。

我經常夢見一隻黑色的貓  
但醒來瞥見  
自己的身影——  
眼睛閃亮，  
急於跳出。

我必須承認我的幸運——  
及時撤退到陰影中……  
變成一個影子製造商，  
而不是飛蛾  
去滿足撲火的輝煌。

未知仍然保持未知。  
警報器粉碎了格溫多林的美夢。  
幸運的是，我的生活，  
我自己清楚——  
以詩的方式。

一張弓  
搬上輪椅，漸行漸遠  
輪椅上有一張弓

2016年寄自倫敦

## ■初雪

### 四月雪

(一)

嫩綠的風  
吹開了——  
鑲著銀邊的灰色天幕  
一朵朵潔白晶瑩的小花  
墜落在枝頭，在髮梢，在草葉  
宛若盛開在舌尖上的思念  
在夢中幾許？

(二)

那些在空中急速下墜的  
白色花絮，要奔向何方？

那些樹枝上綴滿的蓓蕾  
出落成花朵或綠葉  
在森林的另一邊

鴻雁翱翔，在海的对岸  
向著更廣袤的天宇，哪裡有彩虹  
榮耀著輪迴的天堂？  
如萬花叢中的一朵，沒有畏懼  
只是吐納，綻放

(三)

它綠色的眼眸與我對視  
深秋的曠野傳來金色的琴聲  
我走在潮潤的青草上  
琴聲裡沒有霧霾  
我向第一朵鬱金香奔跑致意  
霧霾不懂什麼是靈魂  
我吞下一朵雪花  
靈魂主宰著萬物  
我看到五百年前的蒼穹下  
石頭燃起的火焰

4/8/2016 芝加哥

## ■夏子

### 信息天光

世界若須反過來閱讀  
開始反手寫繁體字吧

書總端著他有學問的臉  
像一幅幅蒼白的畫  
等著被裝裱

著相的世界裡  
微光若隱  
化外的野火若現

燒不盡的  
竟還是裹腳布裡被窒息過  
那些不死的春天

燭照將熄的夜  
眾生依舊顛倒

但我仍看見  
老到掉牙的靈魂們  
還在孜孜矻矻  
翹首明日天光

## ■溫曉雲

### 七巧節

蘭月香日  
請容我任性一次  
大聲說愛你

愛情過生日  
怎能藏住愛你的喜悅

### 幸福滋味

巧笑嫣然映比藍天  
風景萬千依然你最嬌美

情純純只為你燃燒  
愛深深只為你癡癡

折疊純美的時光  
幸福款款而來

### 心語

把你烙在心海  
不思量自難忘

以心作陪以情相暖  
不言語你懂我也懂

滑落指尖的斑斕  
醉在不眠中

## ■楊玲

### 大海讚

我愛你，大海

潮起潮落 後浪推前浪  
洶湧澎湃 所向披靡

你是生命的搖籃  
你是千萬條江河的故鄉  
你是我精神的寄託

### 觀景

悄悄靠近去竊聽

柳樹鍾情溪水  
訴說千年盟誓

遠處的橋孔  
期待著  
烏蓬船前去相會

### 孤獨的樹

一棵孤獨的樹  
孤立在陡峭的山崖間  
沒有長出葉子作伴

上帝為萬物關上一扇門的同時  
定會為萬物打開一扇窗子

必須學會保持一顆平常心

## ■曾廣健

### 位置

為了追摘他人的夢  
把面皮割下  
墊高自己位置

與別人  
併肩同行

### 踩

你的聲譽 我的職權  
成了他攀星採月的  
梯級

走過時  
每梯級都他被踩得  
頭崩額裂

### 盲人乞丐

簫聲淒淒投訴  
黑夜籠罩他的  
世界

霜與雪  
壓扁了他的  
一生

## ■ 曉蘭

### 雪 季

坐在吧枱  
面對窗外往來風景  
只有我這外國人  
竟也以為和他們同樣金髮了

昨天，像春天  
今天，像冬天  
風起時  
細雪滿天，悠然紛飛  
伸出手  
卻一片也留不住

踩著滿撒鹽粒的人行道  
想起老詩人痠弦的〈鹽〉  
鹽啊！鹽啊！  
那時代……  
只是那時代？  
那行走在海湄的隊伍  
總是來得太遲

遠方的我  
卻把它們踩在腳下  
吱吱作響  
當做雪祭

Ruth / Rochester, MN

## ■ 虔謙

### 呼

夢中的世界  
更加恐怖  
燃起一根蠟燭

天堂地獄，主啊  
請給我一抹  
鶯歌燕舞

## ■ 阡陌

### 策馬狂奔

時光 在我來不及驚呼時  
策馬狂奔  
她踩碎了一路的鮮花  
我沒留意

她狂傲著  
奔過山泉 湍灘  
她呼嘯嘯著  
胸懷高傲的 站在  
高處  
我和她一樣意氣風發

累了 想歇會  
那潭綠水還是那麼清澈  
那個  
佈滿風霜乾裂的水影  
是我嗎？

她依然策馬疾奔  
我喘著  
卻怎也拉不上她的裙角  
等……等等我啊！  
時光

### 牆外的小黃花

那夜  
見你 輕眉獨愁於牆外  
迎風沾惹 風雨

那顆隕落的流星  
不再展顏  
你又為何呢？

弦音不再  
誰還與你相伴  
明春 庭院還飄香嗎？

## ■ 陳葆珍

### 夜謁林肯墓

一張巨大的石椅  
安放在華盛頓的半空  
上面坐著的偉人  
一臉的嚴峻  
犀利的眼光  
審視著人間的一切  
要看穿這夜幕的深處  
尋找那一縷曦光  
您當年拯救了多少奴隸  
拯救了面臨分裂的您的祖國  
但願今天  
您能顯靈  
把美利堅這艘巨輪  
駛向平和的港灣

2016年12月30日紐約

## ■ 關淑媚

### 冰 雕

滿天雪花  
飄落  
在我手裏  
成了雪美人

擁有你  
我實實在在  
有了愛情  
在大地  
潔晶透亮無瑕

暖  
融我心 通全身  
流成淚  
空愛一場

2016年12月20日於紐約

## ■高岸

### 海嘯來臨

重估一切價值——尼采

陽光在西邊的海面上收攤  
在東邊的波浪上仍發出銀鈴般的假笑  
來了！

沒有預告  
它帶著死亡的氣息  
從遙遠的海平線來了  
海平線  
昨日的風暴埋葬之地  
一百根閃電墜落之地  
一千艘帆船沉沒之地  
一萬個波浪消失之地  
一十萬次眺望後遺忘之地

一隻鷹遠去了  
帶走一個傳說  
一個巨人在朝霞中踏著海浪走向西邊  
他孤獨的背影在哪裡  
他的腳印在哪裡  
海妖跟隨他  
他走到哪裡就跟到哪裡  
他是沉默的  
對海妖視若無睹  
他大步往前走  
把每一個波峰踩在腳下  
留在身後  
波浪如群山聳立著  
烘托他的身影  
他要征服一萬個波峰  
海妖煽起妖風  
扭曲光線  
晃動波浪  
讓他的影子變形  
海龍王在海底的龍宮咆哮  
“整個大海都是我的財富  
誰動我的財富  
就讓他死無葬身之地”  
海龍王派一條鯊魚去威脅他

他無動於衷  
又派一條海蛇去咬他的腳趾  
他的腳是鐵掌  
踩在海面上就留下一個山窩  
成為大海的標誌  
他是沉默的  
孤獨地往前走  
他望著遠方  
嘴巴嚙動了一下  
似乎說出什麼  
卻沒有發出聲音  
停在胸膛的風  
聽到了他心中的話語  
那是一個預言 一粒種子  
風把它灑進大海  
於是大海懷孕  
生下一個孩子  
她的名字叫夢想  
她像白色的海鷗一樣在海面上飛翔  
他是天使還是魔鬼  
海龍王罵他是魔鬼  
要把他驅逐出大海  
說那個孩子是幽靈  
在海面上游蕩  
要把孩子殺死  
貝殼把孩子的第一聲啼哭  
當作天使的音樂儲存  
在礁石上播放  
沙丁魚圍上來側耳傾聽  
紅珊瑚放出火焰  
海螺吹響號角  
金槍魚帶領海蝦  
成群結隊向遠方出發  
海面上掀起一場巨浪  
鯊魚的戰艦開過來  
一場戰爭在海面上展開

夕陽的鮮血  
將大海染成一面紅旗  
成為一本書的封底  
他孤獨的背影在哪裡

## ■施漢威

### 消逝

火把突然熄滅  
流星無端失足  
陰霾覆蓋斜陽

突如其來的震驚  
親人的悲慟與眼淚間  
歷史邊緣  
不會留下痕跡

生平的譽毀得失  
只是一陣風  
一股飄揚的塵埃

生命！  
銅壺裡隨時間消逝的  
一顆沙粒

11.12.2016

他的腳印在哪裡  
那個孩子在哪裡  
海鷗的歌聲飄向了哪裡  
海螺的號角吹到了哪裡  
紅珊瑚的火焰燒到了哪裡  
那個孩子死了  
西邊的海平線歸於平靜  
那裡似乎再也沒有風暴升起  
他的預言被黃昏嘲笑  
夜色降臨  
蕭邦的《黯夜》在大海上升起

作於2015年12月28日多倫多

說明：本詩原為長詩〈海嘯〉的第一章，長詩沒有完成，第一章先以〈海嘯來臨〉發表。

## ■方壯霆

### 放逐自我

高聳雲端的白楊樹根旁  
著名的彼得尤波洛大樓前  
狹窄狹窄的小巷空隙  
是他昨夜的夢寐以求  
頭枕著全部家當的長布袋  
伸手展腿湊成一個天字  
還掛著一絲口水的甜笑  
顯然又做起了龍床之夢

隨晨風飄起的陣陣異味  
令往來的過客捂鼻繞道而行  
因為沒有當街擋路  
警察也懶得過問  
他也懶得起“床”  
一直賴到塌扁的肚皮鳴金造反

睡眼惺忪的人起來了  
昨天早已忘卻在一片空白  
只是耳邊仍不時響起槍炮和地雷  
眼前閃顯猩紅血斑和灰白臉龐  
三番五次地遠征了這麼多年  
哪裡是家早已本末倒置  
從無邊無際的死亡沙漠荒逃回來  
他一次次又溜達回歸亡靈之地  
無論如何拼命努力和垂死掙扎  
他再也無法面臨生人及其世界  
再也不能坦然地敲門說  
“親愛的，打死我也不走了”

如果有鏡  
他肯定不認識衣衫襤褸的自己  
即便認得  
鏡裡的生人也無動於衷  
哀莫大於心死  
既然心早已死

## ■潮聲

### 心靜則菩提現

愁容中透著情緒化  
不應是你的專利吧  
一再的揣想喧嘩的花花世界  
嚮往不一樣的平淡生活方式  
看來不一定要獨上高樓的！  
  
崇尚自由生活沒有什麼對錯  
因應社會風氣隱喻諸多不良因素  
且放下俗世情感的糾葛吧  
以不亢不卑的修養 心靜則菩提現  
然後 再振振提筆書寫朗朗的人生！

看一窗流雲 看一窗花影  
再佇立斜陽中 沉思往事  
解放了思想 該盡情放歌吧！

以愛融化了“斬不斷理還亂”的牽掛  
用義無反顧的決心 勇敢面對  
漸漸地走向退一步海闊天空！

2016.12.12 稿於三藩市

他便無哀可言  
流浪並非他的由衷意願  
他只是由衷地放逐自我

問題在於  
今天的放逐又從何開始呢？

2016年9月1日

後記：是日大清早，一位衣冠不整  
的中年男子熟睡在 UCLA 著名的 Peter  
Ueberroth Olympic Office Building 大樓  
前與緊靠的白楊樹根之間狹窄水泥地  
上，異味熏人。樹旁挨著一輛 VA  
(退伍軍人醫院)的輪椅……

## ■林啟

### 詩 學

思物我  
言象意

理分①  
物齊②  
泛靈  
擬人  
獨我  
非俗

托物  
寄象  
融境  
綜感  
傾情  
隱意

①理學有理一分殊之說。  
②《莊子》中有〈齊物論〉。

### 一首詩

一首詩  
如靈魂之窗  
照出一束光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  
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  
。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  
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  
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  
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  
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  
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  
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  
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  
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  
來電郵聯繫：[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 ■李斐

### 看山看水長看人

看山不是山

肥了，旅客們脂肪的聚積

看水不是水

病了，工商業帶來好成績

看人，海內外尋覓真人

外聽內聞皆是權威影像和造像

看東望西都在排演變樣

能不爛醉酒鄉稱觴

一個月後合眾國君皇登場

山啊水啊也在大喊著風雲緊張

2016年12月20日紐約

註：2017年1月20日是美國第25任總統就職日。

### 長城嘆毀容

匈奴大軍鐵馬金戈

長城屹立屢攻不破

兇徒悄悄輕手躡腳

一鏟石灰水泥一鏟

百代千秋中華歷史

民族圖騰蹂躪若此

毀容了面目看誰不羞恥

蜿蜒的臍帶感染了病毒

文物古蹟來者不知珍惜

猛然讓我生疑民族的基因

是龍的傳人還是蛇的傳人

如今抑是龍蛇傳人的變種

城牆塗鴉撒野留痕

蛇蟲字體到此一遊

禁制不了炫名顯姓

文明標語遍佈示意兩腳動物

到處滋生沒長公德心的爬蟲

幸甚長城有靈雨水雪水血水

洗滌所有加置城樓上的污穢

2016年9月28日紐約

## ■蔡可風

### 又創世紀

——從烏克蘭到遼寧

是誰家的大好主意 用澳門

要起個海上樂園的名義

從蘇俄的廢鋼鐵堆中 發掘

出一個幾萬噸的巨型物體

買下來 去充當一個巡弋在

太平洋上的 有大群俊俏陪隨

的 盛氣凌人地試航的處女

大洋彼岸跳出了一個瘋大個子

和一群和聲合唱的戲子 高呼

不得了了 世界要重開競賽軍備

連浮在海上的艦隻

也別忘了配置 原子中子與核子

北極熊 把算盤一敲就大喜

老俄子何妨與瘋子聯誼 切勿

被那條東方巨龍佔盡先機

看吧 那伙浩浩蕩蕩的隊型

帶齊了衝破第一島鏈的裝備

聲稱 激起的巨浪

足可撼動全亞、全歐、全美

更何況 祖家

用一批一批又一批巨額金錢

向一個一個又一個瀕海國家

買下了當年今年來年的友誼

鉞口不提 南海仲裁的決議

用沉沙堆積出水的 岩礁

便是巨艦們補充給養的基地

更何況 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

加上十三億條生命 作為後備

從烏克蘭製作的拱形船身 彈

射出經過三年以上訓練的飛機

把日漸 遼遠的 安寧

投放在三四十年前熔煉出的

浮水機器

## ■依雯

### 一年又一年

先來打個招呼

您好！2017

差距三分五秒

熒幕上群眾的歡叫聲

我也不自覺倒數著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煙花燃燒整個天空

熱情洋溢地迎接您

送走了2016

365個日子的得與失

一眨眼就是一年

一年又一年

好不容易

全球最大的氣象變化

突爆性的天災人禍

不知名稱的病毒

唉！人生無常

活在當下

而新的開始2017

不奢望什麼？

祈求

身體健康

平平安安

健康才是幸福的陽光

2016/12 寄自越南

第一艘 世界上絕無僅有地

何妨我取汝棄

那烏克蘭的棄婦 丟進黑海後

早已被拖拉著走過了

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

何來有 處女航的口碑

何必不 把舊船開拆學樣做造

出一艘全屬中國製造的母艦去

防堵言出揶揄者的嬉笑和諷譏

2017年一月於紐約



## ■白頻

### 三分秋涼

夏日欣然地脫去了盛裝  
三分秋涼，扯著我舞池的河水  
悄悄地，慢慢地  
盈滿我心夢的前方

秋之馨涼，夏的眼臉靜靜地合上  
秋的衣服裹在了身上  
我開始景仰秋涼  
景仰大地即將給我帶來秋的金黃

漫步山間小道、河旁  
白雲扯著金色的稻穀  
鳥兒好想享受秋的食物  
秋天長到山崗  
就會與天空聯想農家小院的芳香

留下太多的繁忙  
知了已經被秋風埋葬  
稻穀還未真正登場的日子裡  
我好想一聲接一聲地說

太陽，感謝你  
你豐滿了歲月的年輪  
豐滿了我理想的稻穀和冬的方向  
秋風，你為小魚即將織一張網

星星即將與你一起忙碌月光  
月亮即將喊醒大地上  
晨曦中的千縷光芒  
抹過無數歲歲淡淡的雲層  
憧憬家鄉的景象

靜靜地清點一下夏的  
殘枝與落葉  
讓飄逸的薄霧，曬一曬背  
讓那三分的秋涼被大地  
一層一層地，染黃

2016年寄自遼寧綏中

## ■非馬 雙語詩

### 時 差

整夜  
他清醒地在黑暗中打撈  
被噴氣機遠遠拋在後頭的

陽光  
歌聲  
笑  
友誼  
愛  
與時間

天亮時一陣鄉愁霧霾般瀰漫  
整天他就這樣睜大著眼睛  
似夢非夢  
似醒非醒

### Jet Lag

all night he stayed awake  
staring at the darkness  
trying desperately to pick up  
things left behind by the soaring jet

sunlight  
singing  
laughter  
friendship  
love  
and time

at dawn homesickness struck like the smog  
all day he struggled to keep his wide eyes open  
half asleep  
half awake

### 在佛前

低頭合掌  
正不知該如何開口

慈悲的佛早微笑道  
知了知了

### Before The Buddha

Before he lowered his head and put  
his palms together  
thinking of how to start his prayer

the merciful Buddha  
I know I know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斬 新

一百年，也是嶄新的  
因為我從未遇見你  
柔輝溢出你的每一個層面  
神秘卸到我眼前

在陳舊與新穎的十字路口  
每一條路都有我的寄予  
哪一條將通向青翠的竹林  
哪一條會走向未來的果園  
問號在我掌心輕舞，未知  
似嬰兒的笑，純潔又新鮮

Brand New By Lei Rao

Although one hundred years old,  
it is still brand new  
because I have never  
met you before.

The lights rise  
from every single angle of you.  
The mystery is unloaded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new and old,  
my desire is going with every road.

Which road will lead me to green bamboos?  
Which trail will mark me to future orchards?  
The question marks are dancing  
gently on my palm.  
Unknown, like a baby's smile,  
So fresh, a drop of a morning dew.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  
，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方明 \$500  
          向明 \$20 支持

饕餮寓言<sup>①</sup>

在英國，在建立高貴的摩門教之前，  
國王亨利八世發現僧侶們搞欺詐，  
沒收了這些可憐人的土地和金錢，  
把他們的修道院統統拆毀砸扒  
有一個諾曼人建立了一個小村甸，  
他對所有旅客徵稅一文不拉；  
村子旁邊有一座修道院，  
樂天的修士住這裡很喜歡。

他們擁有富饒而廣闊的土地，  
牛奶場，葡萄園，果樹株株開花；  
每當某個老惡棍男爵去世，  
他便增添了他們的儲備——他  
生前從未施捨——他們的財富倍增  
卻很容易，  
好像他們被慈善的神靈供給，接納，  
唉！神靈從沒有去造訪他們，  
哦，從沒有；更糟的是他們有幽靈  
作後盾。

有個罪惡的信異教的老罪犯  
也許因為他犯罪曾經被監禁；  
不管怎樣，他有時出來吃大餐，  
每當僧侶們正在歡樂高興。  
他趁此偷了肥奶牛，留下的牛消瘦顛預  
卻要供應所有的牛奶，擠奶時間被  
擾亂不定，  
有一次他讓修道院長坐在尖塔上，  
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心驚膽顫。  
當聖誕節臨近，修道院長積極  
安排不受鬼魂干擾，讓大家吃個痛快  
惡魔不得外出——不准鬼魂出席  
這專門的盛宴。他還從海外  
自費買來西班牙聖人的一堆祭祀  
聖物——他說：“嗨嗨，  
如果鬼魂不邀自來，當然

我將被迫用法力把他們驅趕。”

他用聖水浸濕他穿的法袍，  
還浸泡他們要吃的火雞，閹雞，公豬  
他甚至叫毫無怨言的門衛在門外站好  
讓他從頭到腳澆透也不攔阻。  
現在長話短說，不必嘮叨，  
他措施周密，謹慎不粗魯；  
他潑灑他們用餐的房間，  
除了酒之外，法水處處澆遍。

當一切都已經準備停當，  
樂滋滋的吃貨們坐在桌前等著佈菜。  
那個時代的菜譜，我所知有限，非  
我所長，  
只盡我所能，給諸位講一個大概：  
為了豐富他們的食料，充實他們的廚房  
他們把伊索寓言裡所有的飛禽走獸  
突擊屠宰，  
用來做美食，諸如餡餅、  
果凍、糕點、蛋糕和布丁，

一隻烤熟的大孔雀岔開兩腿，  
讓它保持平衡很是麻煩，  
下一道是海龜蛋製作的佳肴味兒鮮美  
接著是千鳥肉餡兒餅又大又解饑  
從酒桶裡打出來的啤酒一杯接一杯，  
奶酪透出單子的濃郁奶味在散發蔓延  
最後四人抬進來的野豬頭大得異常  
嘴巴銜一個蘋果，腦殼塞滿了香腸

眾僧侶在聖誕酒宴後醉眼朦朧，  
好一頓大吃大喝，雖然現在已不時新  
個個把腳翹在餐桌上不成體統，  
悔不該把那麼多鵝豬肉吃盡。  
修道院長頻頻祝酒舉盞，  
痛飲葡萄酒狂喜歡欣。  
燈光開始明顯變得藍晃晃，  
如同鬼故事裡一樣的燈光。

一扇扇緊閉著的門卻被鬼通行無阻——  
我說這話不會有人懷疑瞎猜，  
這個事實眾所周知，如同你一定不迷糊

# 貝托爾特·布萊希特詩？首

◎岩子 譯

即使你把門關牢，鬼魂還會進來；  
這種狡猾的家伙居然亂闖難對付，  
實在令人感到揪心，不自在，

他們常常在不方便時刻入室，  
大家朝下讀就會知道這件奇事。

修道院長牢牢地坐在椅子上，  
他的眼睛瞪得像銅鈴，  
鬼魂粗暴地拽他的頭髮不放，  
叫他跟著走，悶聲悶氣地下命令。  
修士們個個直嚇得目瞪口呆，  
鬼魂使勁地拽他的衣領，  
誰都沒來得及驚呼“哎呀呀！”  
鬼和人就通過煙囪飛快消失啦。

當然，大家到處搜索，尋找，  
但是修道院長的人影渺茫，  
不管誰問起，修士們都一致言道：  
聖彼得把他們著名的主子接進了天堂  
不過有壞蛋說（這類惡作劇的人真  
不少）：

修道院長走的路已經靠近地獄邊  
上；

教會卻把他的名字冠以聖人，  
以此駁斥所有這類的醜聞。

修士們從此只喝牛奶只吃雜糧，  
個個變得極其熱心，虔誠，  
每天早晨四五點鐘，有修士甩起皮  
鞭喇喇響，  
鞭打失德的修士，直至他們變成清  
苦的托盆僧。

從那時起，他們再也沒見到鬼魂來  
作歹逞強，

過著令人敬佩的生活，嚴守本分。  
這是我們從廢墟中發現的古代  
手稿，了解到這起事件的準確記載。

①天主教教義中提出教徒常遇到的  
七大罪行，分別為：貪婪、淫欲、嫉  
妒、怠惰、暴食、傲慢、憤怒。T.S.艾  
略特根據廢墟中發現的文獻，寫了這  
首鞭撻教徒暴食惡行的詩。

## 憶瑪麗

Erinnerung An Die Marie A.

在那湛藍月光的九月  
一棵安靜年輕的洋李樹下  
我擁抱著她，恬謐白皙的愛人兒  
好似擁抱著一個旖旎的夢  
我們頭上，美麗的夏空  
有朵雲，我久久凝望  
那般白潔，那般高遠  
當我再度仰望時，它卻不知了去向

那日起，不知有多少、多少個月亮  
飄然而落，悄然而逝  
洋李樹亦逃之夭夭  
你問我，後來的故事，  
我對你說：不記得了  
哦，當然，明白你指的是甚麼  
她的模樣，真的想不起來了。  
惟記當時，我吻了她。

這個吻，也差點兒被我忘得  
一乾二淨，倘若不是那朵雲  
那朵雲我還記得，永生難忘  
白極，自天而降  
洋李樹或許依然開著花  
那女子或許成了第七個孩子的媽媽  
而那朵雲綻放了獨獨幾分鐘，  
當我再度仰望時，它已隨風飄逝。

## 愛情課 Liebesunterricht

我說，丫頭，建議  
你放開些叫床：  
肉體的我愛靈魂，  
靈魂的我愛肉體。

貞節怎能情慾滿足，  
餓了就要往飽裡吃。  
我呀，喜歡有屁股的品德，

有品德的屁股。

自打天神把天鵝乘騎，  
使得些個女孩芳心忐忑。  
她也享受著自不消說：  
他在天鵝歡鳴中堅持。

## 早晚必讀

Morgens und abends zu lesen

我的心上人  
對我說  
他離不開我。

於是  
我謹小慎微  
一步三顧  
生怕哪一顆落雨  
把自己給砸死

關於作者：

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一位標新立異、活躍在二十  
世紀德國文壇上的著名劇作家和詩人。布  
萊希特出生於奧格斯堡一個家境富裕的有  
產階級家庭，自小靦腆自卑，心臟不好，  
因此進駐療養院數次，但病因始終未明，  
不曉得是生理性的，還是心理性的。布萊  
希特曾經如此回憶自己的少年時代：“國  
民小學讓我無聊了整整四年，九年的文理  
中學期間，我亦沒有引起老師們的任何注  
目，在他們”堅持不懈的努力下“，我變  
得愈發懶散和獨立。”1917年，布萊希特  
注冊慕尼黑大學醫學系，但一年不到即綴  
學，繼而開始了他開始於中學時代的文字  
生涯，為奧格斯堡的一家地方報紙寫文撰  
稿。一戰結束之後復學，但肄業，同時開  
始了他戲劇創作之生涯，並以《夜半鼓聲  
》而一舉成名。為世人廣為熟悉和喜愛的  
布萊希特劇作有《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  
》、《伽利略傳》、《三分錢歌劇》等等。

愛情世界中的貝托爾特·布萊希特亦標  
新立異，用妻妾成群、美女名伶繞身去描  
述他，一點兒也不過分，自然比常人也就  
多了些許情詩。



# 從〈自殺的八種方式〉到〈二十四座奈何橋〉◎毛翰

1989年6月後，在肅殺的氛圍裡，凡有良知的讀書人，無不悲憤難平。我所在的學校在追查“反標”，據說有學生用白色床單寫了反標，掛到平日升國旗的旗桿上了。我好奇，問保衛科的人，反標寫的是什麼，回答是民主萬歲。我愕然，問民主萬歲如今已經是反標了嗎？後來，他們不說追查反標，改口說追查白旗。那些日子裡，我無心讀書教書，只想寫幾行詩抒憤。但礙於語境，無法直言，只得想辦法曲折表達。

近日，我的組詩〈二十四座奈何橋〉有幸被張智、朱立坤主編的《百年詩經·中國新詩300首》收錄，有人問我此詩的由來，我說這組詩的前8首原本自成一組，題為〈自殺的八種方式〉，詳情容我翻一下當年的報刊收藏。

此詩最初的觸發，緣於1989年台灣“學生文學獎”的一組關於自殺的獲獎小詩〈故事的陷落〉。〈自殺的八種方式〉在1990年初寫成，卻找不到地方發表。今查，最早發表此詩的是江西的一張民間小報《烏鴉詩報》1991年5、6月號。其後收入我的詩集《詩蝶》（大連出版社1993年4月版），再發《台灣詩學季刊》第7期（1994年6月），後有緣入選楊光治編選的《過目難忘·詩歌》（花城出版社1999年1月版）。

與之主題相近的，另有一首〈忘憂草〉，發表在《詩刊》1989年12月號，收入《一九八九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忘憂草〉詩云：“妙手回春的郎中呀／請不要把這味草藥／輕易向國人兜售／飽經憂患的同胞呀／請不必用這劑靈丹／舒開緊鎖的眉頭／／憂患是一種履歷／可以提示未來的道路／憂患是一筆遺產／可以使得人精神富有／憂患是一種文化／可以陶鑄民族的精魂／憂患是一種膽汁／可以填充人格的結構／／憂患不可忘呀／更何須匆匆忘憂／記得忘憂草叢生的江南嗎／有人曾把一份／不肯忘憂的宣言／鑄刻於古今一座名樓”。

還有一組〈神話三則〉，原載洛陽《牡丹》1990年5月號，第一首是〈羿射

九日〉：“那是一個永劫不復的紀元啊／那時有十個太陽照耀世界／有的向東有的向西有的向南有的向北／那個世界呀充滿了和諧／／那時人間有享不盡的光明／何曾分什麼白天黑夜／那時月亮也十二分明麗／何曾有什麼陰晴圓缺／／那是一個多元的世紀呢／天上的神鳥有九副歌喉／那是一個多彩的世紀呢／林中的仙鹿身披九色／／怎能相信羿族的謊言呢／他既射日當然要替自己辯解／其實那時的太陽都很溫和／那是歷史上最輝煌的一頁”。

其所射之日，該是耀邦、紫陽吧。以及〈棉花〉：“花兒原是你的羞處／坦然舒放／驕傲地裸露／／從花蕾到棉蕾／童稚不改／只是鉛華褪去／／最終卻做了／人間的／遮羞布”（原載香港《文學世界》1990年第6期）。不用多解釋吧，走向自己反面的何止是棉花。〈鴨〉“……其實何止是春江水暖／秋江水寒時／你何嘗不是先知／先知先覺又待如何／照例得起早貪黑在其中覓食”（原載《大河詩刊》1991年第3期）。〈鴿子〉：“藍天下有一群弱者／她們的名字叫白鴿／……／她們從不想傷害別人／也不肯相信／那一天會飛來橫禍／即便橫禍飛來／也奉行不抵抗主義／一陣驚愕之後／幸存者仍然寧靜地生活”（原載《滇池》1991年8月號）。〈大雁〉：“雷霆震怒的日子裡／橫貫雲霄的／只有你架驚的身影／鴉鵲無聲的日子裡／聊慰耳鼓的／只有你悲憤的長鳴／／把人字寫上藍天／是你的夙願／把人字從藍天抹掉／卻是獵手的本能……”（原載《詩神》1994年7月號）秋江水寒，橫禍飛來，雁字悲歌，過來人都記憶猶新吧。

後來，這些詩都不大流傳，不翻閱舊書刊，有的連我自己也漸漸淡忘了。唯有〈自殺的八種方式〉，或許是因為題目的驚悚，語象的險怪，如〈手槍〉“洞穿這花崗岩的禁錮／讓靈魂出來／放放風”，〈自刎〉“沉甸甸的思想／該收割了”，居然得以流傳。

我發現它在流傳，是因為世紀之交，

我捲入一場詩教論戰，對方辯友有一篇檄文，標題居然是〈《星星》的蚍蜉與毛翰的第九種自殺〉（載《芙蓉》雙月刊2000年第1期），指我膽敢詆毀賀敬之等主旋律（主子喜歡的旋律）詩人，乃是自取滅亡，是我自殺的八種方式之外的第九種。不過，此文的作者似乎沒大讀懂我這組詩的原意，也沒搞清其創作背景，只說是：“寫詩玩賞自殺方式，是毛翰自己詩人價值的自殺；輕薄為文，狂妄而胡亂，是他對自己學人價值的自殺。”這就有點避重就輕，放我一馬了。

那場論戰的起因，是我在《星星詩刊》1999年第4期發表一篇〈陳年皇曆看不得——再談語文教科書的新詩篇目〉，批評賀敬之在那餓殍遍野的三年，居然如此高唱〈桂林山水歌〉（其篇末自注：1959年7月舊稿，1961年8月整理）：“桂林的山來瀛江的水，／祖國的笑容這樣美！”問詩人良知何在？不料，這一下捅了馬蜂窩，圍剿我的文章一時冒出幾十篇之多，發遍《華夏詩報》《文藝報》《中流》《文藝理論與批評》《銀河系詩刊》《新國風詩刊》《詩刊》《文學報》《名作欣賞》《作品與爭鳴》《重慶晚報》等。（隨後彙編成冊，題為《改革還是改向》，大眾文藝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

我不甘心就此落敗，草成一篇〈關於陳年皇曆，答陳年諸公〉，怕沒人敢於發表，還寄了一份給長沙的《芙蓉》，激將他們“既有雅興發文批毛翰，當有雅量容毛翰自辯”，過了好久才得到其回信，說是“原意借此組織討論，但因其他方面原因，本刊自第2期起就停止了言論文章的刊登。不到之處，望能諒解！”幸虧同在長沙城裡的《書屋》雜誌路見不平出手相助，2001年第1期全文刊登了我意在防守反擊的長文〈關於陳年皇曆，答陳年諸公〉，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1年第2期）還不吝篇幅，摘發了約8000字。

〈自殺的八種方式〉可能還在流傳。新世紀某日，我供職的華僑大學一位朋

友說，他夫人建議我把這組詩繼續寫下去，譬如寫寫跳樓、跳窗什麼的。我也覺得原詩意猶未盡，人間悲苦尚在，自殺方式尚多，是該謀劃續篇了。但冥思苦想數日，竟然一無所獲。

張德明博士寫過〈百年新詩回眸〉的系列文章，論及毛翰，這樣寫道：“毛翰詩歌一般音韻和諧，格調優雅，呈顯出傳統的人文情懷和藝術的古韻新聲。〈自殺的八種方式〉在毛翰的詩中是個例外，在生與死的對照性思考中機智而深入地剖析了生命的價值和存在的意義，也映照出知識分子在特定時代的悲絕情懷，具有突出的現實啟發性和深邃的歷史穿透力。毛翰寫作此詩的意圖並不是要粉飾‘自殺’，更不是宣傳和鼓動人們去自殺，而是通過對生命臨界點上的這種殘酷選擇來反思生存的艱難和時空的困境，從而讚美了志士仁人寧折不彎的凜然傲骨和不自由毋寧死的堅貞氣節，也為那些不幸自殺身亡的生命唱出痛惜與悲悼的輓歌。在詩歌中，自殺者面對死亡的理性和坦然，與死亡本身的恐懼和掙扎之間構成鮮明的反差，進一步強化了決然赴死者靈魂的崇高與偉大。詩行雖然短小，但切入的角度新穎而別緻，傳達的哲思頗富警示性與震撼力，使得這組詩在思想和藝術上都達到了較高水準。”

續寫自殺之詩，還是讓我耿耿於懷。到2009年10月最後幾天，居然如有神助，枯澀的詩思忽然靈動起來。我希望搞清楚古今中外各種自我了斷之法，寫盡這一題材。上網查閱，發現日本人還寫過一本《完全自殺手冊》。10月26日至30日，我花了5天時間，一共寫了16首，剩下的還有“爬上雪山凍死”“跳進火山口氣化”等，因為較為罕見，不大為人常用，懶得再一一寫下去了。就這16首，加上先前的8首，共24首，取了一個總題〈自殺方式大全（24式）〉，全詩發到網上。後投稿《天津詩人》，其2011夏之卷發表，題為〈自殺的24種方式〉。之後，有人在我博客跟帖，說這標題不像詩，倒像是自殺指南。為此，我絞盡腦汁，終於想到一個不乏詩意的標題，有別於杜牧揚州

的“二十四橋明月夜”，2011年9月25日毛翰微博稱：擬改題〈二十四座奈何橋〉。

之後，《21世紀中國最佳詩歌（2000-2011）》（耿立主編，貴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版）選此詩，題〈二十四座奈何橋——自殺方式全解〉。

2012年12月，山東大學文學院馬春光博士寫了〈身體的隱遁與思想的翔舞——毛翰〈二十四座奈何橋——自殺方式全解〉解讀〉，《中外詩歌研究》2013年第1期發表。其內容摘要說：“毛翰這組詩是對於自殺式死亡的一種近乎唯美的謳歌。在一片飄逸的詩意中，傳達出一種豁達，一種執拗，一種對於理想的至高無上的嚮往和皈依。詩在回眸那些經典自殺時，表達著對這個世界的深刻批判，和對理想人格的深情謳歌。其詩句短促、簡練、精闢，極富張力，在語言藝術上達到了很高的境界。”

之後，《百年詩經·中國新詩300首》（張智、朱立坤主編，Poetry Pacific Press 2016年版）選此詩，仍然題做〈二十四座奈何橋〉。

稍感遺憾的是，選本刪去了各詩附注的寫作日期，以及篇末的附言：“拙作〈自殺的八種方式〉寫於1990年初，圈內外有所流傳。世紀之交，我捲入一場詩教論戰，對方有一篇檄文，居然題為〈《星星》的蚍蜉與毛翰的第九種自殺〉（載《芙蓉》2000年1期），指我膽敢詆毀賀敬之等主旋律詩人，乃是自取滅亡，是我自殺的八種方式之外的第九種。令人啼笑皆非。我無意欣賞自殺之美，也不以為那是行為藝術，我只是試圖用關於自殺的一組意象，表現種種冷色調的人生情懷。這裡抒寫的，不是一般厭世者的自殺，而是思想者的自殺，理想主義的自殺，屈原式的自殺。還盼諸君不要誤讀。如果有人輕生，說是受了這詩的蠱惑，怨在下概不負責！”

我當然體諒編者的難處。那年我編詩選，四川詩人兩田的一首詩，篇末注明的一個刺眼的日子，也被我手起刀落，刪去了。

2016.12.13 泉州

## 詩的“生存理由”： 忘不了才“死不了”

◎張海瓊

客觀地說，我對現代詩的興趣遠不如對古典詩。我喜歡的古典詩要記住並不難，但現代詩，總是看一首忘一首，能記住的寥寥無幾，像我這種狀況的讀者應該很多。有人說，現代詩不是用來背誦的，只是讀個感覺而已。甚至看到現代詩被人總結了這樣幾個“特色”：讀完即忘、作者比讀者多、很多詩比作者本人死得還快。現代詩要傳世顯得比古典詩要難很多。論音韻節奏現代詩確實不如古典詩易記易誦，但真的難以被人記住嗎？

11月13日我參加了第九期終南讀書會，和眾多文友聽了年已八旬的非馬老師講他寫詩的經歷和分享他的部分詩作。後來有文友在微信群裡問“誰記得非馬老師那首〈讀書〉，最後一句是‘果然好書’”，這首詩我在講座上看幻燈片看了兩遍，我想了一想，發現自己竟然背下了這首詩，不禁有點驚訝，因為我記性很差，不是印象深刻的東西很難快速記住。我正要把〈讀書〉打出來發過去，結果文友自己找到了，並說自己其實記得差不多。

### 讀 書

打開書  
字帶頭  
句跟隨  
一下子跑得精光

只剩下  
一個暢銷的書名  
以及人人談論的  
作者的名字

果然好書

我不禁思考為什麼這首詩這麼容易就被我記住了，而文友也記得差不多。再回想讀書會上看到的非馬老師的詩篇，大概有三四十首，我不能一一記住，更無法一字不差地背出每一首，但還是記住了很多詩句很多詩的畫面和細節。我分享一下我記得

比較清楚的幾首吧。

### 共 傘

共用一把傘  
才發現彼此的差距

但這樣我俯身吻你  
因你努力踮起腳尖  
而倍感欣喜

### 通貨膨脹

一把鈔票  
從前可買  
一個笑

一把鈔票  
現在可買  
不只  
一個笑

### 一千零一夜

聽一個故事，殺一個妻  
殺一個妻，聽一個故事  
這樣的天方夜譚  
幼小的我  
竟深信不疑

人，總有長大的時候

誦一段經，殺一批異教徒  
殺一批異教徒，誦一段經  
這樣的天方夜譚  
現在的我  
才深信不疑

人，總有長大的時候

### 生與死之歌

——給瀕死的索馬利亞小孩

在斷氣之前  
他只希望  
能最後一次  
吹脹  
垂在他母親胸前  
那兩個乾癟的

氣球  
讓它們飛上  
五彩繽紛的天空

慶祝他的生日  
慶祝他的死日

### 國殤日

在阿靈頓國家公墓  
他們用隆重的軍禮  
安葬自越戰歸來  
這位無名的兵士

但我們將如何安葬  
那千千萬萬  
在戰爭裡消逝  
卻拒絕從親人的心中  
永遠死去的名字

此外，還有〈路〉〈越戰紀念碑〉〈非洲小孩〉〈被擠出風景的樹〉〈電視〉〈集中營與樂土〉〈惡補之後——哀跳樓自殺的台灣女生〉〈羅湖車站〉〈醉漢〉〈返鄉〉〈龍〉等詩也令我難忘，詩句雖記不全，但畫面和細節揮之不去。至於廣為流傳的〈鳥籠〉系列的詩，我早就在網上看過了。

這說明現代詩也有可能輕易被讀者記住，至少會記住精彩的句子、動人的畫面、鮮活的細節。不但記住，而且忘不了，才會有傳世之作。傳世之作的關鍵是“傳”，“傳”緣於忘不了，不得不傳，非傳不可，用空間傳，用時間傳，於是一首詩便有了“生存理由”，有了生命的廣度和長度。

朱光潛先生在一封寫給一位寫新詩的青年朋友的信中說“做詩的人應該真正感覺到自己所感所想的非詩的方式決不能表現。如果用詩的方式表現的用散文也還可以表現，甚至於可以表現得更好，那麼，詩就失去它的‘生存理由’了。我讀過許多新詩，我很深切地感覺到大部分新詩根本沒有‘生存理由’”，他強調“詩的‘生存理由’是文藝上內容和形式的不可分性”。我很讚同朱光潛先生的看法，並還想補充一句：一首詩只有被人從內心深處忘不了才“死不

了”，這是現代詩和古典詩共同的“生存理由”。作者無法單方面決定一首詩的命運，讀者的意會心記才是一首詩的生命得以延續的前提。

在這個讀物浩如烟海、現代詩被邊緣化的時代，非馬老師的詩得到海內外讀者的高度讚譽，並被翻譯成十多種語言，被收入台灣、英國、德國等地的教科書。這實在值得思考。

我覺得非馬老師的詩正是做到了內容和形式的不可分性。他坦言自己寫詩受到了中外詩的共同影響，包括中國古典詩的影響。我留意到他的詩很注重音韻節奏，很重視保持詩“歌”的一面。我在以前寫的一篇文章〈我的詩觀〉中說“不可忽略詩歌的語言深淺與音韻節奏對讀者順利領會‘意’和詩歌得以流傳的作用”，我想非馬老師顯然深諳此理。

他說“為了拉近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詩人可以要求讀者加把勁跟上，但讀者也有權利要求詩人別耍花樣，放著康莊大道不走，卻搶著帶頭兜圈子，走泥濘的小路”，真是警醒之語。有的現代詩明明不知所云，卻把耍花樣和兜圈子當作高明，而個別被動的讀者礙於情面或為示新銳不得不硬著頭皮作一番違心的解讀與讚譽，其實自己也莫名其妙，我倒寧可坦白承認“看不懂，沒興趣”，任憑作者“知音少，弦斷有誰聽”去吧。當然我不否認存在曲高和寡的詩，但再寡也得有人能“和”，並能接力般在不同生命之間“和”下去，詩才“死不了”。

據說愛因斯坦有一次在給卓別林的信中寫道：“你的電影《摩登時代》，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能看懂。你一定會成為一個偉人。”而卓別林在回信中寫道：“我更加欽佩你。你的相對論世界上沒有人能弄懂，但是你已經成為一個偉人。”“沒有人能懂”並不符合實情，正因為有人（儘管寥寥無幾）能懂相對論，並願意把相對論傳播下去，相對論才有“生存理由”，愛因斯坦才成為偉人。同理，“和者可寡不可絕”，詩的生命才不會消亡。

而我更願意讀“曲好和眾”的詩。北大教授孔慶東說“文學是人的價值核心



# 時間以詩下錨

◎坦雅

## ——《風景線上》讀後

，是無用之大用”，“與人生相似度最大的學科就是文學”，“文學和人生是同構的，文學裡面的內容涉及到整个人生”，這應該也是非馬老師退而不休、積極投身於文學藝術的原因。我想作為文學樣式之一的詩更應屬於大眾，而不應只屬於小眾。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非馬老師從事的原子物理學才是屬於小眾的。我相信非馬老師的能源和環境系統研究工作做得再好，絕大多數人還是不感興趣，但現代詩寫得好，就會有越來越多人感興趣。

非馬老師的詩很真誠，不要花樣，不兜圈子，又有清晰可循的邏輯方向，思辯性和形象性兼具，淺顯而深刻，簡練而豐富，是精通外語真正做到中西合璧的詩。除了中西詩的影響外，我想長年從事理工科職業講求邏輯嚴謹這點對非馬老師的寫作應該也有影響。他的詩充分考慮讀者的接受程度，總能讓人找到可理解的邏輯方向，但又不以理性妨礙感性，讀者很容易受到感染。他的詩作〈路〉恰恰可以闡釋他的詩的這一特點：

再曲折  
總是引人  
向前

從不自以為是  
唯一的正途  
在每個交叉口  
都有牌子標示  
往何地去  
幾里

聰明的詩人“從不自以為是”，而是為讀者提供有跡可循的邏輯方向，如同為遊客欣賞風景提供路的指示牌，“在每個交叉口／都有牌子標示”，但不包攬路上的風景。不同的讀者可以循著可理解的路徑看到不同的風景，領略不同的精彩。

非馬老師完全避開了寫詩的兩個極端：一是只有“山重水複”卻並無“一村”；二是只有明明白白的路牌卻並無耐人尋味的風景。

這位聰明的詩人給讀者提供了一條讀詩的路，也等於給了自己的詩一條“生路”，讀者忘不了放不下，詩也就“死不了”。

翻開張堃的詩集《風景線上》，第一首詩便是〈老人院二帖〉：

1  
老人打著瞌睡  
他把自己彎成禱告的姿勢  
越來越垂下的頭  
已經低到不能再低了  
他以為  
就是  
懺悔的最佳方式

2  
身體歪一邊  
輪椅也跟著歪成  
下坡的坡度  
回憶傾倒了  
印象歪到模糊不清  
終至一片空白  
心事的斜角  
又正好切入夜夢的邊緣  
想念的那人  
卻久未在夢中出現  
只偶爾感覺  
蹣跚行走的背影  
斜斜閃過

詩中景象太逼真，以至於喚出多年前到養老院探望奶奶的記憶。當時院中的老人們，幾乎都是彎腰駝背、沉默不語，一生的悲愁喜樂似乎濃縮在身體與思想的斜角，不由自主地偏了、歪了、垂了，彷彿一輩子太沉重，最後總不堪負荷。

這幾年，老爸也是一樣的，敵不過時間的摧殘，背駝了，走路緩慢，偶爾還會摔倒。看著他越來越不靈活的體態，我內心的衝擊很大，不知道年輕時騎偉士牌把妹的帥氣老爸到那兒去了？有時候甚至不敢想他之後的改變，因為老人的時間似乎不是以規律的分秒來算，也不是篤定的日日月月年年，而是，一瞬。

一瞬，變化極大，常令人措手不及。這首詩極為貼切地描寫老人風景，

詩人站在精準的時間點切入，像一面鏡子，反映現實狀態。他看著打瞌睡的老人無法駕馭自己的身體，彎曲的姿勢像是懺悔，祈禱能獲得神的救贖。接著再寫回憶、失憶、被忽略感、甚至人生當機，養老院就像一座無與倫比的荒涼宅院。

全詩語調是冷靜的，文字是寧靜的，產生出來的畫面卻令人心酸。

而〈漢俑〉第一段應該受到羅智成早期名詩〈觀音〉的啟發，句式和語氣頗為相似：

那位漢時女子的睡姿  
安靜柔美如一疋  
輕鋪在床上的絲絨被  
她的微笑是夢的梳妝鏡  
許多人窺伺過  
卻沒有人看懂鏡中的反射光  
懶懶又軟綿綿地  
投射在眼角的一小塊陰影

羅智成的〈觀音〉如是：

柔美的觀音已沉睡稀落的燭群裡  
她的睡姿是夢的黑屏風；  
我偷偷到她髮下垂鈎，  
每顆遠方的星上都大雪紛飛。

張堃是以旁觀者的角度寫，羅智成是以“我”的視角寫，即使句式相似，感覺卻完全不同。張堃觀賞漢俑，帶著時間的喟嘆，隔著歷史長河，猜想“她”的心事。羅智成當年看著觀音山，還青春正盛，一顆心雀躍著，滿溢的情感掩藏不住，他的詩畫面強烈、空間遼闊、思路靜謐唯美，並以俏皮的姿態觀察世界。

寫詩是多麼迷人且多麼危險的事啊！把文字放在不同位置，產生的效果便有差異，而讀到差異性，也是讀詩的樂趣之一。

大抵而言，張堃的詩作充滿生活的了悟，很多詩句會讓人心頭一震，比

方說：

“夢會漸漸老去／再老一點／就會返老還童了”

“把揚州／唱成／慢了又慢的夜晚”

“而我站在月台上／還在等那列紙剪火車／從夢裡／一站一站開來”

“一聲回音／在山谷繚繞了不知多久／到我來時／才如一片羽毛／輕輕飄落”

“雨傘掉了／天氣終將放晴／老花眼鏡丟了／報紙上的新聞／看看大標題就好”

“透過一襲薄紗睡衣／她昨晚的夢境／隱約可見／透過印象派／我眼前／一片迷濛”

“我的流浪／注定是風的輪迴”

“大提琴低沉的尾音／就把黃昏最後一線霞光／拉入夜裡”

“假髮：／寧可是一頂帽子／才不致／有任何誤會”

“時間的祕密確實藏在／一切／靜止的／／遺忘裡。”

“這些寂寞／全是一種過癮”

“我持螯剝殼／又頻頻舉杯勸酒／一夜下來／還是吟不出半句詩來唱和／只吃出了／滿嘴滿手的腥”

“只有我的鞋聲／踩響／終將被遺忘的瞬間”

“直到二條人影／在高溫中／被鑄成一堆／不成形的廢鐵”

“落日躲在／著了火的雲堆裡／繼續燃燒自己”

這是一本漂流之書。

心在不同時區晃蕩，詩在時差與風景中調整焦距。異鄉人的思緒我是懂的——應該要懂的。

詩，在原鄉與異鄉之間醞釀。也許清晨啣了一句詩，旅人班機卻航向地球另一端的夜晚；也許詩以霞光挑染天空，下一站卻是星光點點的篇章。

近處與遙遠，幸好都有詩，為心靈的風景注解。

## 讀詩迴響

◎趙培民

### 讀饒蕾詩集《遠航》及洋洋序

今天收到洋洋老師寄給我的詩集《遠航》（饒蕾著）。再讀洋洋老師為《遠航》寫的序言“饒蕾詩歌的別樣味道”，較之首次讀在博客上發出的原版，我的思緒不禁生出莊重神聖感來。這可能由饒蕾詩集的藝術特色熏染我的閱讀聯想而引起。如那首〈母親〉第一節：“我一直不敢觸摸／這個題目 每次站在您面前／所有的名詞動詞甚至形容詞／頃刻暗淡 一籌莫展”。這四句“起興”，天籟般的真情，隱喻的詩意，深深打動我哀傷了多少年卻一直難以找到的痛哭心語。我的母親，在我還是喂奶的嬰兒不滿周歲時就撒手人寰。後來靠奶奶和我父親含辛茹苦把我養大。父親因擔心再娶憑生意外，害怕後娘虐待我們兩弟兄，一直守寡到五十多歲，在1976年9月9日天不亮突發急性心肌梗塞，當日我就失去了又當爹又當娘的父親。這些年來，我一直沒有忘掉為父母寫一篇祭文或悼文，然而卻未能下筆。這已成為我的夙願。20年前於心中醞釀的題目——“父母的恩情樹上掛著我的生命果”，至今還未完成。這是因為“我一直不敢觸摸／這個題目……”

附：饒蕾的詩〈母親〉：

我一直不敢觸摸  
這個題目 每次站在您面前  
所有的名詞動詞甚至形容詞  
頃刻暗淡 一籌莫展

我依然記得  
您柳枝搖曳的樣子  
您華燈初上的樣子  
您雙肩擔起整個世界的樣子  
一眨眼  
您已笑傲勝負

您小心收起一根項鏈  
嘮叨著怕丟了斷了  
我幫您戴回去告訴您  
我買的都不怕丟不怕斷  
那天您異常美麗偉岸  
一池荷花忍不住紛紛綻開花瓣兒

詩入  
檔案

## 索緒爾

◎劉耀中

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思想的先驅是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他出生在日內瓦的一個很保守的法國新教育（Huguenot）家族內，受過嚴格的教養，曾進過大學。在唸了一年後轉到來比錫大學研究印歐語言學，1881年往巴黎執教了十年之久。他於1891年返回日內瓦大學升為正教授。1907年與1911年之間他從自己學生時代的速記本中的資料建造了三個講學所用的課程，這些講稿是在1915年派給學生的。後來才被人們認為是現代的文學評論的文章，其題為《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érale》（普通語言學教程），1916年出版。索氏認為語言應該被視為一種社會的現象，是自然科學。

但是語言學與科學有些不同，語言學內有一條不待證明的公理——AX10M，那是群眾所說的語言——Language，和個人能懂所說的話——Langue 與 Perole 時的吐露。

索氏並強調同時性（Synchronic）的語言研究的重要性，且也不認歷時性（Diachronic）的重要。繼索氏之後，美國猶太人語言學家喬姆斯基（Chomsky）把索氏的理論推進入哲學與心理而聞名於世。

音素（Phoneme）在語言和言語的系統是抽象的，不論古人或原始人的皆應研究，那是非常困難的學科。因此，學者如巴爾特和拉康把象徵和符號分開，把象徵學讓給詩人。索緒爾在來比錫大學唸書時曾出版一部小書《印歐系語元音的原始系統》（Memoire Sur Le Systeme Primif Des Voyelle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eennes, 1879），語言學跟時代的文化結構的變而不同。索氏死時，沒有見到世界大戰的發生，那年他只有五十六歲。

## 編輯筆記

最近讀到一篇近年少見的敢於說真話，直面詩壇歪風的好文章——台灣詩人楊宗翰在〈論詩歌節如何“毀詩不倦”〉一文中這樣說：“……當代各形各色的詩歌節活動，大抵不脫共通之‘三性’：儀式性、表演性與音樂性。儀式性證諸於開幕與閉幕典禮，表演性泛見於詩歌朗誦或詩劇之中，音樂性則是詩跟樂不分家，能誦、能吟之外，還要能唱才行。……”。所謂“三性”，前面“二性”大抵參加過“詩歌節”或“詩會”的人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除了要指出“獲邀參加這些會議的條件其實關係重於成就”這點外，不必浪費筆墨。在此只想談一談文中的“第三性”——“音樂性”！編者雖不看好“詩”與“歌”的重新結合，但也不敢嫌棄他人“以詩入歌”的嘗試，一貫所反對的僅是“詩歌”一詞混淆了“詩”的文本，對詩的創新和發展造成了極大的戕害。要知道詩人寫的是詩不是歌，縱使他像 Bob Dylan 一樣，同時具有詩人和音樂家的創作才能，然而 Dylan 本人不也將“詩”和“歌”分得清清楚楚（見本刊上期〈編輯筆記〉）？否則，難免會“……或以手勢、聲調、情感的浮誇至極，遮掩詩歌文本的瘦弱不堪……”有如楊文指出的“尷尬”！詩人難道都沒有從中覺察到問題所在？非不察，習慣成自然或因循苟且而已。詩壇不乏清醒如楊者，但行文造句中諸如“詩歌文本”、“詩歌朗誦”等詞語卻比比皆是，將它們還原為“詩文本”、“詩朗誦”，舉辦一些清清爽爽的“詩節”難道有問題嗎？“詩歌”節當然能毀“詩”文本不倦，但對“詩歌”文本卻可能有振聾發聵之功呢？看來，中文“詩歌”之凍非一日之寒，詩人們任重而道遠。

丹佛詩人吳懷楚今年重回《新大陸》隊伍，讓我們拍響歡迎的掌聲！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缺，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 詩訊

本刊名譽編委越南陳耀祖、余問耕於 2016 年 12 月中旬宴請訪問越南，由詩人北塔任團長，全團共 16 人的“中國詩歌代表團”，並與當地詩友進行交流。適逢主編陳銘華在越，也受邀參與聚會。

詩人洛夫經典詩作《石室之死亡》新版經由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並於 2016.12.10 在台北飛頁書餐廳舉辦新書發表會。

台灣詩人羅門於今年 1 月 18 日在台北逝世，享年 90 歲。消息傳回詩人原籍海南，島上文化界扼腕惋惜。

詩人余問耕《越詩漢譯》新書發表會於 2017 年 1 月 8 日在越南胡志明市科學綜合大學舉行。中越詩人和讀者等參加者眾，是近年來越華詩壇的盛事。

馬利蘭大學藝術史系及州立美術館為慶祝榮譽客座教授羅青七十大壽，預定於 2018 年 1-2 月舉辦“回到未來——羅青七十回顧展”，並出版《詩人筆墨》一書。歡迎訂購：[www.amazon.com](http://www.amazon.com)。

##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 (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七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保衛釣魚島，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華為、買三星、買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Vizio，買三星，買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Dell，買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